皇清經解續編

698
145

門 12
號
卷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六十六

求古錄禮說四

禹都考

南菁書院
臨海金鶚誠齋著

月 年 日 購求

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濟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正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鶚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諸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志云云鶚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于陽城諸侯皆

去商均朝禹于是卽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卽所避之處以
爲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
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一統志禹
避陽城卽登封縣登封東魏
曰嵩陽以其在嵩山之南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
異漢書地理志於陽翟曰夏禹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故侯
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
翟矣陽翟爲禹所封之國而陽城則爲禹之都此確解也然左
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啟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
封於殷虛啟以商政則禹之都卽唐國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
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
傳云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水經云

晉水出晉陽縣西縣窴山龐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
臣瓚以唐爲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爲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
故變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
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史記晉世家謂
之東故張守節以爲在平陽服虔注左傳亦謂大夏在汾澮之
閒顧亭林據此因謂唐叔本封在翼而鄭康成詩譜謂穆侯始
遷于翼則顧說非矣史記與漢志不同當以漢志爲確亭林又
引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
滅之而封太叔以爲唐叔始封在翼之證然括地志又有唐城
在幷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唐城有二全謝山謂平陽亦有唐城
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
二絳異地而同名耳亭林於括地志引其一遺其一則稍未覈
也此說是也又鄭康成詩譜云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
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
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服虔以爲堯居

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安邑今山西解州　皇甫謐酈道元以安邑爲禹都此爲謬耳陽城晉陽爲禹都皆有確證可知禹都有二蓋其始都於陽城卽所避之處以爲都而其後遷都於晉陽乃從堯舜所居之方也若謂禹止都晉陽固無解於世本汲郡古文及史漢諸書之說而謂禹止都陽城亦何以解左氏及服鄭之說乎汲郡古文帝舜卽位居冀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是舜亦有二都也帝禹元年書帝卽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卽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也又考鳴條在陳留其地屬河南舜自河北而遷於河南禹自河南而遷於河北其事相反而相類此皆未經人道者也

爵弁色考

爵弁之色先儒莫得其解鄭注士冠禮云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考工記鍾氏注緇今俗禮文作爵言如爵頭色案此說最謬其不合者有六緇爲赤黑閒色乃水火之相克者詳閒色說深衣中衣尙不可爲飾況可爲元服乎其不合一也冠必象衣今赤而微黑赤色太多與衣不稱其不合二也爵弁士助君祭之服爲冕之次見士冠禮注　冕色元以象天今赤而微黑非天元之色不得爲冕之次其不合三也爵色多黃未見有赤今赤色太多與爵頭不類其不合四也又爵韠以爵韋爲之若爵色赤而微黑則與裳不稱其不合五也齊服亦爵韠若赤色大著非陰幽之義郊特牲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　其不合六也鷖詳考之而得爵弁之色焉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褚裳可也緇帶爵韠鄭注

上士元裳中士黃裳褚裳者前元後黃玉藻韠君朱
大夫素士爵韋注云此元端服之韠也凡韠必象裳色則天子
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元裳黃裳褚裳也夫所謂褚者
必二色相兼也易曰元黃者天地之襘也天元而地黃褚裳之
名蓋本于此必元黃相兼若前元後黃不得爲褚矣況前後異
色與左右異色之偏衣無殊獻公以偏衣衣申生見左氏閔公二年傳有
殺之之意曾謂先王之法服而有是乎褚裳爲元黃相兼明矣
古人韠必象裳則士之爵韠始必元而兼黃者與蓋元韠與中
士黃裳不合黃韠與上士元裳不合故合元黃爲一色以爲士
元端服之韠則三者之裳皆合矣由是推之爵弁與爵韠同名
爲爵則亦元黃合色者也冕服元衣纁裳以象天地五冕皆用

元色之布覆其上而纁其裏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
色多黃純朱非所以象地故古人象天地皆用元纁如士昏禮
納徵元纁束帛聘禮竹簋方元被纁裏又朱綠纁元纁繫長尺
絢組是也穀梁疏冕上元下纁可知弁師朱即纁也亦象天地之色而以上色爲主則冠
與衣仍自相合也爵弁既以弁名其制必如弁弁如兩手合抃
之形見釋名無冕延之俯仰舊說謂爵弁如冕無旒又前後平誤則不得纁其裏以
象地故合元黃以象天地之色而元多黃少以元爲主又與元
衣相稱也士冠禮爵弁服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
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夫冕服元衣則爵弁服亦當元衣同用
絲亦必同用元也禮器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爲爵弁服可知爵弁之用元衣
龍袞黼黻是冕服則元衣纁裳爲爵弁服緇衣不知緇與元不同詳閒色說緇色
明矣鄭注士冠禮謂爵弁服緇衣纁裳

純黑象水其色賤故朝服用之元色青黑象天其色貴故冕服
爵弁服用之若用緇衣則不象天而與朝服同色又無以別其
尊卑皮弁尊於朝服爵弁又尊於皮弁豈聖王之制乎爵弁與元衣相稱其色
自元而微褖以黃有如爵色故以爵名爾雅釋鳥鶩黃楚雀雀與
爵同其色黧黑而黃有似於雀故名楚雀此爵色元而兼黃之一
證也

閒色說

嘗讀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而知古人之服飾閒色非不用也
蓋閒色有二一爲五行相克之閒色木克土爲緣其色青黃火
克金爲紅其色赤白金克木爲碧其色青白水克火爲紫其色
赤黑土克水爲駵其色黃黑見玉藻疏一爲五行相生之閒色
皇氏說

木生火其色青赤火生土其色赤黃土生金其色黃白金生水
其色白黑水生木其色黑青相克閒色服飾皆不用嫌其色之
褖而尤惡其陰陽克戰也相生閒色惟用黑青赤黃取其相生
之美而尤貴其象天地也天色青而兼黑象之以爲服色則有
綦有幽書顧命四人綦弁鄭注青黑曰綦僞孔傳云綦文鹿子皮非也綦一
作騏詩曹風其弁伊騏毛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孔疏馬之青
黑色者謂之騏弁色如騏馬之文也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
綬鄭注綦文褖色也孔疏顧命綦弁注云綦青黑色鄭風縞衣
綦巾注云綦蒼艾色是褖色也蒼爲青色艾則青而兼黑
髮黑而兼白猶蒼艾之青黑相褖也玉藻一命再命幽衡鄭注幽讀爲黝周禮牧
用幽牲幽亦讀爲黝是幽與黝通爾雅釋器黑謂之黝孫炎注黝青黑色
矣曲禮五十曰艾人五十始衰艾人陰祀

見玉藻疏說文黝微青黑色玉篇黝黑也微青色也黝色黑多青少故其文從黑爾雅以黑解之其實黑而兼青也地色黃而兼赤象之以爲服色則有纁有纁有緇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赬說文作輕考工記注引作窺三染謂之纁說文緟帛赤黃色輕赤色淺絳也絳大赤也鄭注士冠禮云凡染絳一入謂之赬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是大赤爲朱也朱卽詩斯干朱芾斯皇疏引乾鑿度云天子朱芾諸侯赤芾鄭箋謂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赤爲黃朱也纁與赤略相似赤中有黃故玉藻注以纁裳爲閒色纁也與纁別散文則朱纁通也幽風疏云詩彤弓傳彤弓朱弓也蓋對文則朱下繫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天色元地色黃故元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寄位于南方故裳用纁纁一曰韎玉藻一命縪韍鄭注縪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士冠禮韎韐注縪韍也小爾雅云縪朱也亦散文通也左氏成公十六年傳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杜注韎赤色賈逵云一染曰韎是韎與縓同然天子朱韍諸侯大夫赤韍士韎韐朱爲四入之色赤爲三入之纁以此差之則韎非一染之縓當是再染之赬也爾雅郭注赬淺赤今本作染赤詩疏引郭注作淺赤說文經赤色杜氏以韎爲赤說文以經爲赤則韎與赬相當司服韋弁服注韎韋以爲弁又以爲衣裳詩采芑箋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是韎可與朱通其非一染之縓可知檀弓練中衣縓緣蓋以縓色黃深赤淺示卽吉之漸而又不類於吉也若韎色其赤已著吉服所用而以此爲飾則有似於純吉矣縓色自練中

衣明衣裳喪服麻衣以外未有爲服飾者亦可知其非韎色也
既夕記明衣裳綠綈緆鄭注云一染謂之綠今紅也郭注爾雅
亦以綠爲紅而說文云紅帛赤白色赤白在相克間色之列古
人絕不以爲服飾必非綠也鄭注檀弓云綠縓之類注喪服傳
麻衣綠緣云綠淺絳也則不以爲紅矣既夕注急就篇注絳古
謂之縹縹與絳相近故得通言絳綠爲淺絳其爲赤黃之色明矣縓赤深于
緅緅赤深于綠要皆赤黃閒色也此黑青赤黃二閒色其用最
多見於經而可據者也若相克閒色古人未有用之者禮器天
子之冕朱綠藻此與襘帶君朱綠綠字皆當作蒼字解聘禮記
所以朝天子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鄭注二采降
於天子也三采爲朱白蒼則二采當爲朱蒼而曰朱綠可知綠

即蒼也祭義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夫青與赤謂之文
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有明文此言爲黼黻文章則朱綠之綠
非青而何青即蒼也月令春衣青衣服蒼玉是蒼與青同也綠近於青故散文得
與青通非青黃閒色也玉藻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此春秋
尚紫之漸其後遂以紫衣爲君服左氏哀公十七年傳衛渾良
夫紫衣狐裘太子數而殺之賈逵注紫衣君服孔子因有惡紫奪朱之言鄭注以爲蓋僭宋王者之
後服誤矣然蓋者疑辭本非正解也綠與紫皆不可用其餘可
知矣或謂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元幽風載元載黃毛傳元
黑而有赤也孔疏考工記鍾氏注元色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
與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然則赤黑閒色亦可以爲服
矣不知以赤黑爲元此舊說之大謬者易言天元考工記言天

謂之元是元者天之色也天之色其有赤乎且黑中有赤亦紫之類既不象天又爲水火相克下服且不可用況可爲冕服之冠衣乎赤色屬陽非陰幽之義又何可以爲齊服乎周禮司服齊服有元端今案天色實青而兼黑人所共見詩以天爲穹蒼穹言其形蒼言其色也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道書天字作旲言青氣爲天是天之色青也乾位西北又兼北方之色故青而微黑也惟天色黑青故元色亦黑青其證有六周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青圭禮東方是天色與東方同覲禮方明者本也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又云設六玉北方璜賈疏大宗伯以元璜禮北方知此亦元璜也是天又與北方同色天色與東北方同則元之黑而兼青可知矣一證也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鄭注凡裼衣象裘裘色綃綺屬染之以元於狐青裘相宜夫以元衣裼狐青則元之必有青色可知二證也郊特牲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說文元幽遠也是元有幽義幽與黝通黝爲黑而微青則元亦黑而微青可知三證也小雅何草不元此言初春之時草始生而色未正青尚有黑色白虎通所謂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也十三月寅月也草色本青青而兼黑故謂之元鄭箋以元爲赤黑誤與注禮同四證也陳氏禮書冬元冥有修與熙者蓋冬於方爲朔於色有青黑故月令冬時車旂服物皆用元五證也曲禮前朱鳥而後元武說者以元武爲龜龜之色黑而微青六證也元之爲黑青明矣凡染采之法以黃爲質而入赤汁則爲纁爲赬爲縓爲朱以赤爲質而入黑

汁則爲紫爲紺爲緅爲緇鍾氏疏纁入黑汁爲紺紺更入黑汁
云紺帛深青揚赤色也釋名爲緅是紺緅皆赤黑閒色也而說文
字緅帛青赤色也青而含赤色也說文新附
注素尙白青尙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
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劉熙許叔重皆漢
人其所謂青者卽黑也說文云紫青赤色則青卽爲黑明矣紺
緅與紫一類但紫色赤多白少相似故論語
紅紫連文紺緅黑多赤少故論語紺緅連文又孔子言惡紫恐
其亂朱戴侗六書故謂紅紫色之豔者是以知紫之赤多也說
文以紺爲深青緅又深於紺是以知紺緅若以青爲質而入黑
之黑多也儀禮疏謂紺緅黑少赤多非也
汁則爲綦爲元爲黝黝元色
爲蒼艾色青多黑少綦是元本無赤色也
訂鄭蓋以染元必用赤色爲質故謂元黑中有赤豈染家皆必
本於赤乎其亦固矣又或謂元卽黑也故玉藻謂衣正色若黑
而兼青則亦閒色矣荀子不苟篇若端拜而議楊倞注元端朝
服也元端與朝服通稱韋昭注國語亦
以元端爲朝服緇衣是元卽緇也

說文緇黑色不知散文元與緇通對文則元與緇異喪大記大夫元
冒士緇冒玉藻大夫元華士緇辟等級之差全在緇元之別安
得謂緇卽元乎冕服元衣纁裳以象天地昏禮納徵元纁束帛
以象陰陽元兼黑青纁兼赤黃昭其稱也周髀算經天青黑地
黃赤其明證也若元色但有黑而無青則與纁不稱矣所謂衣
正色裳閒色者以天色青黑元衣黑而兼青與天正相似故曰
正色地色黃易曰天元而地黃纁裳黃而兼赤與地不正相似故曰閒
色也豈必以純襍爲正閒哉或又謂天色本青多黑少而元乃
黑多青少地色本黃多赤少而纁乃赤多黃少似不足以法天
地不知五行一曰水一天數也天之色宜黑二曰火二地數也
地之色宜赤天陽也陽生于冬冬屬水地陰也陰生于夏夏屬

火天乾也乾位西北北屬水地坤也坤位西南南屬火且坎離者天地之大用也八卦圖乾坤退居四隅而坎離列上下而居正位此水火之色所以宜著也坎上離下是爲既濟衣多黑而裳多赤有水火既濟之象焉又以青屬木而水則生木者也黃屬土而火則生土者也祭所以報本反始故祭服之色必重其所由生以示報本反始之義也此元所以黑多纁所以赤多與或又疑五色以配五行白之一采何獨遺之不知元纁所以象天地亦以象四時四時之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而黃無正位祭爲吉禮白非所宜故進黃而去白三大祭樂獨無商調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而無商亦猶是也且赤白合而成紅既不象地又爲五行相克若赤黃白三采竝用則與黑青不稱而亦不足

以象地此白所以不用也繪繡則備五采以法五行古人制作之意深矣

龍見而雩解

左氏桓公五年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杜注以龍見爲建巳之月蒼龍宿體昏見東方續漢志注引服虔注云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是杜注本於服注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鄭注以仲夏之雩爲非謂雩祭當在孟夏與服杜同案月令孟夏昏翼中仲夏昏亢中一月之內中星不同仲夏昏亢中非必在月之首則月首當昏角中漢元嘉厤五月節昏角十度中五月中昏氐五度中角亢氐皆爲五月中星月令舉其中而言之然則角亢昏中在仲夏矣仲夏昏中星既爲角亢則蒼龍七宿始得盡見龍角始見于正南龍尾始見于東方左氏龍見而雩正在

此時若以龍指角亢以見爲四月昏見東方則大不合季春昏七星中角亢已見于東方矣何待孟夏詩小星箋心在東方三月時也三月心星且見何況角亢又安得謂四月角亢始見東方乎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火心星也九月時角亢晨見東方心星次角亢而見三月與九月正衝九月角亢大火晨見東方則三月昏見東方矣若謂見不必始見卽見于東方已高亦得謂之見果爾何可以定時乎故知龍見是蒼龍七宿盡見也四月蒼龍非始見亦未盡見則龍見非仲夏而何龍見而雩與啟蟄而郊正相對魯郊以卜月詳啟蟄而郊解則雩以午月明矣然月令言周之制郊以寅月而雩以午月不正相對者蓋郊非專爲祈穀以始祖配天是爲大報本反始其禮重雩爲百穀祈膏雨其禮輕故郊在歲首孟月而雩則行於夏之仲月也且雩所以祈雨仲夏之初百穀始盡種植如種稻必待刈麥之後至五月始畢陽氣極盛待雨甚急宜于此時行之也祈穀宜在未種之先祈雨宜在既種之後此不易之理也魯僭天子之郊雩以郊禮重故降於天子一月雩禮輕故不降也諸侯亦有雩禮但雩于山川不于上帝矣左氏所論祀典以魯國言魯制郊雩皆在夏正仲月與烝嘗之皆在孟夏同故皆相對言之先儒以爲魯郊在寅月因謂得雩上帝春秋書魯大雩是雩雩在已月雖於天象不合亦不致思而月令有明文亦不之信且以失正譏之甚矣解經之難也

千乘之國出車考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爲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爲百井出一乘班固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

多主之鷸獨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是一封之地與孟子不合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司馬法是齊司馬穰苴所作未必眞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邪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于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

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卽將重車二十五人也見杜牧孫子注共一百人馬牛芻茭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愼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鄭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當言三萬也其荅臨碩又以爲魯頌言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兩解不定孔疏謂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是以荅臨碩之說爲確不知二說皆非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其有三軍可知此經言公車千乘千乘爲大國是僖公時亦有三軍矣襄十一年作三軍蓋三子各有一軍而公室無兵始改舊制故謂之作非本無三軍也公車千乘而其徒三萬是邱甸之法若三軍則出于三鄉其車雖亦千乘而其徒幾有四萬矣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閒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茭則尤野人所

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圃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棄且不足安得有千棄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卽井田也王制皆作田字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圃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槩言之耳天下土田美惡不同其通率未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棄但其作之之財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

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干棊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祖甲考

無逸祖甲鄭康成以爲祖庚之弟祖甲也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久爲小人僞孔傳則以爲大甲蘇東坡林三山眞西山陳新安輩皆從之蔡傳極辨孔說之非後儒猶以爲疑鸝案鄭君之說最合經義僞孔謂大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在桐三年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夫經文明言不義惟王而僞孔乃言爲王不義顚倒其文以就已意可乎既言不義而又言爲小人之行不亦贅乎且曰爲王則已卽位矣何得云作其卽位況未嘗廢乎僞孔以自桐反亳爲卽位後人因此遂謂伊尹有廢立之事爲權奸所藉口解經之誤其禍一至于此不可以不愼也

小人以微賤言文義亦不相承矣篇中小人凡八見不應一小人獨爲異說是僞孔說於經義盡悖其謬顯然至于大甲無祖甲之名世次不在高宗之後可無論也惟周語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淫亂殷復之七世而殞史記殷本紀云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與周公所言不合自是可疑而大甲在三宗之列爲商賢主說者因以大甲爲祖甲今考竹書紀年沈約注云王舊在野及卽位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乃知無逸所言者據其始與中而國語史記所言者據其終也祖甲不終厥德與周宣王相類毛詩盛稱宣王中興之美而周語乃云自厲宣幽平而貪天禍以宣王與幽厲竝數亦猶是也

蔡傳謂國語傳譌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非也　學者可無疑於祖甲矣或又謂大甲祖甲皆三十三年見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殆未可信經言大甲不知大甲三十三年祖甲不終厥德大甲克終周公何以不舉大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而經世書乃謂庚丁二十一年帝乙三十七年與經不合又孟子史記皆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而經世書無之其不足信明矣竹書紀年世次年數雖未可盡信　國語云商之亨國三十一王今竹書只三十王左傳謂商祀六百而竹書只四百年仲壬四年與尚書此篇合惟武乙三十五年九十六年是亦未可盡信也實視經世書爲優竹書有外丙二年孟子合庚丁八年帝乙九年與尚書此篇合惟武乙三十五年似未必然然爲暴雷震死既不克善終則其壽不足稱猶帝辛爲亡國之主雖壽不足道也　其紀大甲元年辛巳十二年陟是大甲亨國不及祖甲遠甚故不舉大甲而舉祖甲也祖乙盤庚亦皆賢君而

周公不數者竹書謂祖乙十九年盤庚二十八年壽雖不促而皆不及祖甲之年數故亦略之也周公意主勸戒成王雖重其德亦重其年故於商惟稱中宗高宗祖甲以其能知無逸而享年亦永也祖乙盤庚雖有德而年不甚永武乙雖有年而無德故只此三人　下文大王王季文王並稱抑畏而四人迪哲惟以文王與殷三君並列正以文王享國五十年其年爲甚永耳然則周公不稱大甲亦可無疑矣孟子言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是武丁以後無賢君則國語祖甲亂之之說固自不謬而周公稱其無逸則亦自有德沈約之說自當總之祖甲失德僅在於末年統一生而論之究不失爲賢主金仁山通鑑前編但言爲人淫亂而不言其保惠庶民祖甲之受誣甚矣且國語惟言帝甲亂之而不言淫亂

亂者亂其法度章注謂亂非必淫亂也史記增加淫字其說亦湯之法

誣竹書紀年謂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是祖甲末年特繁于刑耳必不至于荒淫無道也此周公所以與中宗高宗竝稱與國語述始亂之人故特舉祖甲非必祖甲之大無道也武乙射天暴虐已甚而國語不及亦可知矣

王曰一舉解

舉者殺牲盛饌也大牢少牢特牲皆可言舉不必大牢也周官膳夫云王日一舉當是少牢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降殺甚明可知周官之王日一舉爲少牢也若日食大牢則朔月何以加之朱竹垞謂朔月當兩大牢其說無據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君不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君以諸侯言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是特牲少牢皆可稱舉何必大牢乎下文云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諸不舉承上日一舉而言皆指少牢幷包特牲少牢且不舉則大牢不言可知也玉藻言諸侯特牲三俎祭肺而曲禮云歲凶君膳不祭肺是諸侯歲凶不得日食特牲可知天子歲凶不得日食少牢所謂大荒則不舉也大札與天地有災邦有大故更可知矣若必以舉爲大牢則凶札有災大故之時猶得日食少牢豈聖人克謹天戒之意哉然則王日一舉之爲少牢明矣但經文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承王日一舉之下十二鼎當有三牲故先儒以大牢解之然與玉藻不合孔疏謂周官所言是周公所制之禮則玉藻

豈異代之禮乎其說非也周官一書爲莽歆所竄易如奔者不禁以國服爲之息等語皆莽歆所增竄也王齋日三舉齋必變食斷無日三舉之理詳齋必變食說王氏鄧氏謂日三二字當作則不與下一例其說甚當今云日三舉蓋莽歆所竄易也然則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亦當是增竄之文竊疑王日一舉原文在物皆有俎之下以樂侑食之上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二句與膳用六牲五句以類竝列皆總言饋食之數非必日日備有此也天子日食黍稷稻粱四簋至朔月加以麥菽是六穀非每日常食其餘皆然則十二鼎非每日所有可知矣以樂侑食膳夫授祭每日皆有之故其文承王日一舉之下也後儒過信周官反以玉藻爲非周制其亦未之思耳

家語謂顏子三十二而卒後儒皆信之鄙案史記弟子列傳云顏回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其死年無記家語出王肅僞撰不足據也論語記弟子從於陳蔡者十人首紀顏淵考孔子厄於陳蔡在魯哀公四年江愼修考之詳矣孔子年六十二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時顏子年三十二尚未卒也史記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厄于陳蔡在哀公六年是時孔子年六十三則顏子年三十三尚存矣伯魚年五十卒在哀公十二年孔子年七十而論語記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云云是顏子死在伯魚之後矣王肅以鯉也死爲設事之辭豈理也哉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三事連敘皆

當在晚年其時相去不遠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明年子路死于衛顏子之卒當卽在獲麟之年故公羊與獲麟竝舉其敘子路之死先于獲麟者以子路與顏淵爲對偶也檀弓云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比年而卒故竝舉之不然伯牛在德行之科自牖執手夫子所深歎惜豈喪之不若子哉何爲以子路與顏淵竝舉而不及伯牛也伯牛蓋早卒其時與顏淵不相近故不及之　顏子之卒與子路相近而稍先其在獲麟之年可知時孔子年七十二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其年四十二也古三四字皆積畫每多互譌此蓋四譌爲三也然安知其非少孔子四十歲邪毛西河謂少孔子五十二歲始仕爲中都宰不復設教洙泗是顏子從學當在孔子五十一歲以前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其年孔子五十一歲則顏子已十一歲矣豈有十一歲之童子而可稱爲門人者乎是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固自確也少三十歲既確則非三十二而卒明矣閻百詩不知三十二歲之誤而改少三十歲爲三十七謂生于昭公二十八年卒于哀公十二年非也江愼修謂卒于哀公十三年則少孔子二十九歲亦非也先儒考核不精致使大賢壽數減卻一秩十年爲一秩見容齋隨筆其失豈淺鮮哉鸝故辨而正之

孔子自衛反魯考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十一年自衛反魯是在衛五年也年表及陳衛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在陳十年自陳入衛十一年反魯則在陳四年在衛止一年蘇子由古史主孔子世家夏洪基江愼修箸孔子年譜亦從之邵子皇極經

世溫公甲子會紀金仁山通鑑前編主年表及陳衞世家迄今無定論鶚案孟子謂孔子之於人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卽繼云於衞靈公際可之仕於衞孝公公養之仕朱子云孝公卽出公輒也則必無在衞五年之事矣定公十三年孔子去魯適衞十四年去衞過曹適宋適鄭適陳在陳二年哀公元年去陳適衞次年去衞適陳在陳又二年哀公四年自陳遷蔡五年在楚之蔡地六年自楚反衞江愼修考定如此皆未有三年淹于一國者也何以出公之時獨淹留于衞而至五年之久乎顯與孟子不合且論語記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此已有反魯之意必在末年史記敘於哀公三年季康子召冉求之時然此時孔子志在用世必不發此歎也末年將反魯有歸與之歎則必有在陳之事但年表及陳衞世家謂在陳四年亦與孟子不合矣竊謂孔子晚年自衞適陳又自陳適衞乃自衞反魯五年之閒往反陳衞二國與哀公初年正同蓋六年自楚反衞其自衞適陳當在八九年閒十年自陳反衞十一年乃自衞反魯也如此則在衞在陳皆未終三年淹也朱子論語集注謂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衞豈孔子不久居于衞而顧久居于楚乎其亦誤矣朱子多引史記孔子世家此注本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南菁書院
臨海金鶚誠齋著

求古錄禮說五

招搖在上解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鶚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一爲天矛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元戈即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即搖光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建元戈樹招搖薛綜注元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

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
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稱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
逸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可通稱搖光
以七星言之則招搖爲在北斗杓端其說一也淮南子時則訓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高誘注招搖斗建是則招搖又爲北斗杓
三星之統名矣又案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
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夫交龍爲旂卽左青龍也熊虎爲旗卽右
白虎也鳥隼爲旟卽前朱鳥也龜蛇爲旐卽後元武也然則日
月爲常卽此招搖在上矣江愼修羣經補義亦有此說但未言日月爲常卽招搖在上也何以
知之左氏桓公二年傳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
辰日月星也畫於旌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
畫於旌旗若然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厤譜三
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則三
辰謂日月北斗三光之星當是五星以其光耀次於日月也三
辰之星當是北斗以辰訓爲時北斗可以正時並於日月也大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
四鄉亦天子之象也大常爲天子之旗其畫北斗宜矣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有七星之旗七星卽北斗也大常天子所建以祀者而治兵大閱亦載之則行軍亦必載之矣詩六月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毛公以宣王親征故以常爲大常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鄭箋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鄭君謂宣王不親征故以常服爲韋弁服其說自優於毛然卽毛說亦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王親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前後左右皆視之以進退大常有北斗星主指四方爲號令之主招搖天鋒又各主兵則載之

正宜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何也廣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者卽大常也大常高於諸旗則在上矣日月星皆畫於首招搖又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斗柄有在上者亦有在下者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此云招搖在上者蓋畫如六月初昏也九星並畫而獨言招搖者固舉其端以該其餘亦以招搖主兵所指則殺伐故曰急繕其怒也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大常十二斿何以象日月北斗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知大常亦然日月周行十二次北斗旋指十二辰十二旒所以象之也左氏謂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惟天子有之非大常不得有招搖星非王親征不得載大常解此則經義了然矣

學制考

大學小學之制說者不一皆未有確論也鄭孔謂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又謂諸侯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鄭又謂四代皆大小二學爲三又謂周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陳祥道謂周天子立四學辟雍卽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皆大學虞庠在國之西郊爲小學是周大學有三小學止一也陸佃謂東膠虞庠郊學也皆小學也又謂小學在王宮南其大學在郊非東膠虞庠

是周小學有三其大學則一也又鄭謂周大學曰東膠在王宮左辟雍在西郊劉向謂辟雍與宗廟明堂列王宮左右張子謂小學在王宮之左右大學亦在國中無在郊之理所謂大學在郊者卽郊學對小學而言大耳或謂郊學有四分居四郊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焉是謂天子小學在郊幷王宮南之小學凡五學大學在國中亦備五學之制是小學大學皆五也鶚案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但言天子大學與諸侯異名未嘗言與諸侯異地則天子大學亦在郊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矣下文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

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四郊今本作西郊非也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引皇氏學周四郊之學也孔疏引皇氏云四郊虞庠西爲四之譌明矣此二庠二序二學東膠虞庠皆大學也虞庠特別之曰四郊明其與上文大學在郊不同處也鄭誤以二郊爲一又誤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故注云虞殷大學在四郊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夏周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在四郊而注上文小學大學亦以爲殷制也孔疏以殷人養國老於左學知右學小而左學大知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小而右學小學在國小學在郊亦具下文故知非周也

大戴禮云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小學在王宮之南故曰外舍　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尚書大傳云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餘子年十五入小學年十八入大學鄭注王制但引餘子二句案曲禮云十年曰幼學是小學

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大學也然則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通貴賤之制也蒙養之功全在幼時至十三則遲矣十五則尤遲矣傳之言殊謬是小學大學以年而分王子八年甚幼豈可入四郊之小學乎小學必在宮南之左天子諸侯所同亦四代所同也經典單言學者必是國學之大學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是鄉學不稱學而國學專稱學也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王制上言耆老皆朝於庠下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亦可見國學專稱學也家塾卽小學稱爲塾而不稱爲學王子所入之小學大戴禮謂之外舍是小學不稱學而大學專稱學也其曰鄉學小學者乃通稱非正稱也鄉學小學雖有學之名而不得單稱學此所以爲別也王制云五十養於學鄭注云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所以爲別也

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案王制所言皆周制鄭以爲殷制殊爲曲說別學於國則學不在國中可知養於國是國中小學則養於學是國外大學可知上文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正與此互證明大戴禮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又云明堂外水爲辟雍韓詩說天子立明堂于辟雍之中賈誼言三王大學在南郊三里詳明堂考故曰大學在郊也國以向南爲正故惟南郊可專稱郊祭地必言北郊而祭天直言郊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此其一證故大學在郊不必言南也明堂自古有之必當在國之陽以象大微在紫微之南詳明堂考則四代大學皆必在南郊矣諸侯雖無明堂大學亦當在南郊以向南爲正也明堂在丙巳之地大學在其中則當國南之左與小學在王宮南之左正相合也天

子大學凡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於此其人最衆故立五學以居之又學必習射天子虎侯九十步則其地必寬廣此大學所以在郊也樂記言武王散軍而郊射射必在大學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曰至則其地必遠可知不在王宮之左矣下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東序卽東膠所謂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也天子視學在辟雍之中而養老則在東序東序亦大學也祭義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耕藉朝覲皆在南郊明堂則食三老五更亦在明堂中可知此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鄭注文王世子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注祭義謂四學四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皆非說者泥國學之名遂謂大學必在國中不知國之稱不一有以境界言者如曲禮入國而問俗大夫士去國是也有以城內言者如周官考工記國中九經九緯曲禮入國不馳是也有以郊內言者如孟子國中什一使自賦爲阱于國中是也郊有關有故城內謂國中大學在近郊三里門如城門然郊內亦謂國中外乃爲六鄉可不謂之國學以別於鄉乎且國學之稱亦不專以地言也一鄉之士所入謂之鄉學一國之士所入謂之國學矣古者天子立五學以法五則不必正居國中而亦可謂國學矣古者天子立五學以法五行猶朝廷有五官詳五官考明堂有五室也諸侯殺於天子立三學

以法三才天子諸侯每降殺以兩天子小寢五諸侯小寢三天子五官諸侯三卿皆是文王世子云文王世子謂學于戈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是諸侯有東序矣有東序則必有西序併其中頖宮爲三陳氏謂天子大學止有辟雍東序瞽宗三者是與諸侯無別矣文王世子謂學于戈羽籥皆于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則上庠當與東序瞽宗同在一處不得在四郊而別爲小學且上庠虞庠其名亦自不同庠在北故稱上庠凡位以北爲上南爲下也若在四郊何以稱上庠乎如謂周無上庠而但有虞庠在四郊則所謂書在上庠者何所指邪董子謂五帝之大學曰辟雍則辟雍非成均而三王之大學曰辟雍則辟雍非成均矣五學以辟雍居中爲最尊成均在南亦尊承師問道必在辟雍見大戴禮辟雍之尊可知大司樂總五學之教而教樂德樂語樂舞必於成均教之以樂則陶鎔氣質各得其平而德無不成故其學名爲成均成均之尊亦可知故統五學可名爲辟雍亦統五學可名爲成均大司樂云掌成均之濼以治建國之學政此成均乃五學之通稱也大司樂樂官之長卽教官之長所教必不止一南學故知是五學通稱明堂爲正南一堂而五室可統稱爲明堂亦猶是也然別而言之則成均自是南學之名不可泥大司樂之文遂謂成均卽辟雍也項安世謂周於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言其地曰郊言其象曰辟雍此說勝於陳氏而亦有誤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又祭義云天子設四學項氏蓋據此文不知魯雖僭立四代之學實與天子不同魯無明堂而爲頖宮頖之爲言

半也故缺南面一學天子大學在明堂中明堂外水圜如璧有四門則四面皆宜有學不應獨缺南面也五學見於大戴禮賈子新書灼然可據竝詳明堂考祭義謂天子設四學蓋舉四面之學而略正中大學猶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也詳天子下云當四廟辨入學而大子齒其意可見矣辟雍爲承師問道之所非學士所居士所居者四面之學也大子與學士齒必在四學之中故祭義但言四學非謂天子止四學也易大初篇云天子日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亦以天子自居辟雍之中而隨時入乎四學耳鄭注祭義以四學爲四郊之學亦非也上庠東序與鄉學名同而實異虞國學有曰庠而周鄉學曰庠夏國學有曰序而商鄉學曰序然曰上庠曰東序鄉學竝無此名項氏改瞽宗爲商校似欲合鄉學國學爲一名殊不思校爲夏之鄉學非商學也其說頗謬陸佃謂天子五學於一處竝建辟雍居中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鄭鍚說亦然其說視諸家爲優但不言在明堂之中猶爲缺略蔡邕盧植潁子容高誘皆謂辟雍明堂同在一處與大戴禮韓詩說合蓋明堂東門之外有東序西門之外有瞽宗南門之外有成均北門之外有上庠中有辟雍在明堂之左逸禮有王居明堂禮意王者四時必居明堂數日月令每月居之特於此告朔耳其居明堂時必當徧觀諸學故易大初篇有旦莫晝夜入四學之說若非居明堂安得莫夜入之乎或者不知王居明堂之禮因謂大學在國中其亦未之思耳五學之制不始於周有虞氏有上庠下庠上庠在北下

庠在南東西不可言上下故知在南北南北有學則東西亦必有學可知夏后氏有東序西序殷人有右學左學東西有學則南北亦有學可知其中大學虞曰成均夏殷曰辟雍蓋皆在明堂之中故皆有五學也但虞四學或皆謂之庠夏四學或皆謂之序殷四學或皆謂之學而加上下左右以別之周則兼用異代之名所以爲異耳又周人養庶老不於瞽宗而於四郊謂之虞庠庠取養老爲義其名創於虞故名虞庠以別於辟雍之上庠也此卽鄉學之庠六鄉在四郊內四郊皆有庠爲鄉學之士所居而庶老亦於此養焉非鄉庠之外又有郊學名虞庠也或以虞庠別爲郊學爲秀士貢士所居其說無據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夫曰升之司徒則未有學以居之可知鄭注云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孔疏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據此則鄉學卽升之大學並未有由鄉學而升之郊學由郊學而升之大學者也諸侯貢士亦在大學射義云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射宮卽辟雍也詳明堂考尚書大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則所舉不多大學足以容之矣何必又設四郊之學乎且學必有師鄉遂之學以鄉大夫州長等爲師大學以大司樂樂師等爲師四郊之學以何人爲師乎若謂大司徒爲師四學各居一方以一人而兼教之必不及矣況司徒掌天下之教典以及九州土地之宜人民之數其任

最大豈得爲學士之師乎然則鄉學國學之外別無郊學明矣

天子諸侯小學皆在宮南大門內之左中門以內路門之外則有宗廟不得爲學也詳廟在中門內說師氏掌小學之教保氏副之由大門內入學必由閶門故保氏使其屬守王閶正以大門之內凡民皆可至故守之勿使人盡入學也師氏又以媺詔王故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以治朝在虎門外也虎門卽路門或據此文遂謂天子小學在虎門之左居王宮正東諸侯不於正東者避天子也不知經文但言師氏居虎門之左未嘗謂小學在虎門左也小學爲王子所居而師氏保氏言教國子者卿大夫士之子固各在其家塾卿大夫士家塾亦當在大門內之左而其適子之俊秀者亦得入王宮小學所謂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者也師氏保氏爲大子之師保故其位爲大夫大師大保爲天子之師保故其位爲三公大子事師於小學天子事師於大學尊卑判然鄭注以師氏保氏卽大師大保誤矣至於鄉遂之學以閭里之塾爲小學二十五家爲里共一巷巷首有閭閭之內有塾所謂家有塾也尙書大傳云大夫士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又云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據此是一里之中小學有二也黨有庠州有序鄉有校左傳云鄭人遊於鄉校皆鄉學中之大學也通而言之皆曰庠王制云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此鄉校稱庠也鄉飲酒禮州長黨正皆行之而記言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此州序亦稱庠也孟子所謂周曰庠也周之鄉學本皆曰庠而欲備三代之名故鄉又名校而州

又名序夏尊於殷殷尊於周故鄉取夏而州取殷黨則從當代之名也周之國學本皆曰學而學備歷代之名故有東序瞽宗等號四面以南向爲尊故取五帝之學名次北爲虞次東爲夏次西爲殷而以當代之學居中爲主其義亦猶是也

朝位考

天子朝位見於周官司士射人朝士諸職諸侯之朝位不見於經曲禮疏據燕禮及大射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謂諸侯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江愼修從其說而爲之圖因謂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爲尊學者信之鶚竊以爲非也朝位之最尊者北面其次東面其次西面曲禮疏云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答王之義也蓋君南面北面正與君對故其位爲最尊東面向陽故亦尊古者賓必東面同牢禮夫亦東面皆所以尊之也禘祫大祖東向其義亦然西面向陰則不尊矣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以大夫爲賓故卿轉西面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爲賓故尊之使與君相對也燕禮云公爾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鄭注云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卿西面而士東面者以君在阼階東南南鄉卿尊故得近君而待君之揖士卑君不揖之故遠立於西方也朝位必辨尊卑豈得如此若然則卿本最尊而反屈於大夫并屈於士大夫非重臣而得與君對有是理乎諸侯三朝之制皆與天子同而朝位何獨大異也竊謂諸侯朝位卿北面有孤者亦然上公之國有孤一人大夫東面士西面蓋諸侯之孤卿猶天子之三公大夫猶天子之孤士猶天子之卿大夫故其面位同司士掌王治朝其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外

朝無諸侯其位當不異於治朝天子外朝有諸侯故其位與治朝異諸侯不純臣有賓道白虎通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而治故異　故東面以尊之而以卿大夫與孤同列西面也天子眾臣也　故東面以尊之而以卿大夫與孤同列西面也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孤卿大夫之下不與竝列何以知之司士云士旁三揖凡言旁者或四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門謂四旁也此云士旁三揖謂兩旁也士所以分列兩旁者以東方既有卿大夫若以羣士畢列於其下則東方之官甚多而西方無人殊爲不稱況王朝之大夫士最衆聚於一方亦恐不能容矣左氏春秋傳云三揖在下知其遠在孤卿大夫之下也東面者雖尊位而遠處於孤之下近於應門亦可以見其賤矣鄭君司士注云羣士位東面

王西南鄉而揖之此亦據燕禮而云然不知東面爲尊位士何得尊於卿大夫而與孤同且如此則左右不稱而偏在一方又何得謂士旁三揖乎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右皆相稱若東面有羣士而西面無人則不稱矣其誤明矣　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是知鄭據燕禮而誤也　射人亦掌治朝司士爲主射人則輔之　其位與司士同不言士者以其賤故略之鄭注云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經文明言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謂朝位之法未嘗言射位也下云以射法治射儀乃言射事耳此經所言射當是大射非賓射也而云士以三耦射豻侯射位明有士矣大射禮干五十此云士以豻侯其爲步張三侯是經文又明言大射甚明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貍見是大射矣先鄭以三侯爲虎熊豹主大射用獸侯豻是獸名又可說是也若賓射則

當用采侯矣後鄭以爲賓射非是　經又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此謂治朝也朝位以北面爲尊諸侯與三公同北面所以尊之賈疏謂諸侯南面之尊故屈之從三公位非也所以異於外朝者外朝非常朝詢國危國遷立君見小司寇職　此等大事必廣集諸侯公侯伯子男與羣吏皆至其人衆矣而三公之後有州長百姓其人尤衆小司寇云致萬民而詢下云百姓卽萬民也朝士則謂之衆庶孟子言民爲貴外朝爲詢萬民而設故百姓北面正與王對可見王者重民之意也州長爲鄉遂之官與民最親率其民若諸侯亦而至故與民同面位然則萬民亦鄉遂之民焉耳北面不能容矣北面西面之人皆衆而東面止有三孤又不稱矣故諸侯東面不北面也治朝每日常朝多無諸侯其朝位如司士所說若有諸侯來朝與王臣同行朝禮則與三公皆北面如射人所說也此諸侯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不若外朝之公侯伯子男畢至又三公之後無州長百姓故諸侯得與三公北面也若諸侯亦東面則西面之孤卿大夫最多而東面或止一人則不稱矣況此諸侯在朝是人爲王臣者與外朝之爲賓者不同若列於西方亦非所宜也可知射人所言諸侯之位正治朝之位也鄭注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是不以爲正朝之位抑又誤矣司士詳士而略諸侯射人詳諸侯而略士二文詳略互見小司寇與朝士同掌外朝所言朝位皆同小司寇爲主朝士輔之　小司寇但言羣臣而不言孤卿大夫言羣吏而不言公侯伯子男其文略耳小司寇詳其所詢之事而略其人朝士詳其人而略其所詢之事二文亦詳略互見羣吏本百官之稱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下云三公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是羣吏卽百官也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之治宰夫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皆以百官爲羣吏而在諸侯之後蓋諸侯之臣從其

君而朝王也鄭注以羣吏爲府史不知府史是庶人在官者諸經皆謂之庶人宗伯庶人執鴈士相見禮庶人見于君夏書其庶人走孟子庶人以旃皆謂府史胥徒也其職最賤不得謂之羣吏小司寇司刺別羣吏於羣臣似羣吏爲府史胥徒不知羣臣是在朝之臣羣吏則鄉遂都鄙之官也總之古者官卽吏自秦漢以後始謂庶人在官者爲吏而吏與官異矣且府史是王朝百官之府史何以屬於諸侯而立於其後乎則羣吏非府史明矣朝士以羣士與羣吏對小司寇以羣臣與羣吏對是羣臣卽羣士也羣臣本百官之通稱然與公卿大夫對言之則羣臣專爲士也中庸以羣臣與大臣對言而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下又云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是羣臣爲士明矣羣臣爲百官之稱而又以稱士猶羣吏爲百官之稱又以稱鄉遂小吏也鄭注以羣臣爲卿大夫士又云其孤不見抑又誤矣孤卿皆大臣鄭既以卿爲羣臣則孤亦可謂羣臣何謂不見乎至於諸侯朝覲其位則與常朝異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朝無王臣但以五等諸侯分爲東西面諸公尊故東面諸侯卑故西面若有伯子男則公侯東面伯子男西面若無諸公則侯伯東面子男西面或無子男則諸侯東面諸伯西面皆可推而知矣朝必北面而此無北面者非正行朝禮也諸侯初至于朝各序立以通姓名覲禮所謂載龍旂弧韣乃朝也朝畢乃入廟北面稽首是之謂覲此則正行朝禮矣本萬充宗說鄭注謂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是春夏朝者獨無北面稽首之禮是何義乎萬充宗曾辯之周官朝覲宗遇特四時異其名耳非有異禮也析而詳言之有朝覲宗遇四者約言之則曰朝覲或曰朝宗再約之或單言朝或單言覲其義一也儀禮覲禮本通四時而言鄭必以爲秋覲然則舜典肆

覲東后亦在秋時乎郊特牲謂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如覲必在秋則春夏冬三時天子皆下堂乎其說不可通矣會同爲大朝覲其朝位又異詳於禮記明堂位篇然其所言朝位於禮不合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東東面北上是西面尊於東面考之諸經皆無此禮子男在門東西似乎太遠於王而得與三公同北面則又太尊矣竊謂明堂朝位諸公中階前北面侯伯西階西東面子男阼階東西面斯尊卑各得其序也夷蠻門東西面戎狄門西東面以其疏遠且賤故位於門而在門以內得以見王自合朝位之法若在四門之外去明堂遠甚豈有若此之朝位乎在朝惟天子南面乃云五狄南面東上是疑於君矣亦朝位所無者也九采之國孔疏以爲九州之牧夫周禮入命作牧爲一州諸侯之長其尊近於上公則與諸公同位於中階前北面東上而少後於公可也乃遠處應門之外雖曰北面亦不見其尊矣大抵此篇多荒謬之說不足據也逸周書王會圖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其謬妄與此同周官司儀云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又云王南鄉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蓋諸侯皆北面也此言會同之禮爲壇以盟其位如此覲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壇三成每成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又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此卽司儀會同之禮也其位當與司儀同與明堂朝位迥異鄭注乃引明堂位解之殊不知此會同在壇上非在明堂中也混而一之抑又誤矣若夫內朝之位又

與外朝治朝不同其法不詳於周官惟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
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又云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
官體異姓也是內朝竝無異姓鄭注大僕云燕朝朝于路寢之
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曰宗人則皆同姓矣但云東面北
上其文未明凡朝位必左右竝列爾雅釋宮云兩階閒謂之鄉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
朝有堂階也又庭者堂下之地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聘禮
云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擯者進中庭又云宰夫受幣于中庭
又云大夫降中庭此謂廟堂下之庭也燕禮云賓入及庭又云
司正洗角觶奠于中庭此謂路寢堂下之庭也若治朝外朝皆
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
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爲平
地故其文從廴然則路門以外不得謂之庭矣鄭注文王世子
云外朝路寢之門外庭非也江愼修云治朝外朝皆平地爲庭
門至中門百步之庭曰外朝戴東原云古字庭本作廷又云外
門百步之庭曰內朝皆沿鄭說之誤治朝外朝既無庭則所
謂中庭之左右曰位者必內朝也下云門屏之閒謂之宁方指
但庭既在堂下而釋宮又云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
之走是庭不在堂下而在門外與諸經不合蓋此庭字本作廷
譌爲庭也若羣臣皆列西方而東面則有右無左不成朝儀矣夫內
朝既皆同姓則當敘昭穆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位宗廟
必敘昭穆則內朝亦必敘昭穆可知羣昭列於西階下東面羣
穆列於阼階下西面東面向陽故爲昭西面向陰故爲穆祫祫

之主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其義亦猶是也然則文王世子所謂東面北上者本當云東西面北上省文便讀耳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土也或疑內朝亦有異姓故公族東面北上然同姓若與異姓同朝當在阼階下西面如宗廟之中同姓皆列阼階下西面異姓皆列西階下東面此不應同姓東面也然則東面當作東西面明矣　鄭君於此無注孔疏乃云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非也內朝不序爵卽有三公諸侯亦分列左右故無北面之位諸侯得與天子同也鄭注射人引燕禮卿大夫士面位謂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賈疏謂天子諸侯朝燕射三者位同江愼修從其說抑又誤矣江氏又謂君視內朝有四事一爲與宗人圖嘉事聘禮君命使亦在此一是羣臣燕飲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之其餘三者皆非朝禮聘禮命使當在治朝下文夕幣言布幕于寢門外則命使亦在治朝明矣　曲禮云君子下卿位此位當在治朝三朝以治朝爲正每日朝於此其位有常治朝必序爵卿大夫士有等可知卿位必在此矣君子指諸侯諸侯之臣卿爲最尊不可不敬故但下卿位卿位在中廷北面君出入必由中道則過卿位矣鄭注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也不知內朝皆公族無所謂卿位燕禮所言竝非朝儀而謂下卿位在內朝抑又誤矣君登車當在中門之外中門內有卿位兩旁又有宗廟社稷不可棄車故曲禮又言國君下宗廟也雖天子亦宜然鄭注樂師謂天子登車于路寢庭非也　朝位爲大典攸關而一向舛錯未有能正之者故詳考而明辨之如此

諸侯外朝在庫門外辨

周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鄭注云天子五門外朝在庫門之外是在皐門之內也先鄭注謂外朝在路門外誤甚然天子實亦三門天子曰

皋應路諸侯曰庫雉路本戴東原說天子外朝在皋門內則諸侯外朝亦當在庫門內矣聘禮疏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此說非也案朝必有門門與朝相對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大雅云迺立應門毛傳云王之正門曰應門鄭注考工記應門亦以朝門言之惟門與朝對故正朝之門謂之正門又謂之應門者以門與朝相應且明王者之治必應乎天人也內朝之門謂之路門以與路寢相對也故亦曰寢門檀弓自寢門外至于庫門朝之門謂之皋門與郊聲相近宮之有皋門猶國之有郊門路門猶城門應門猶郭門皋門則猶郊門矣大雅皋門有伉毛傳訓皋門爲郭門皋郭聲亦相轉也可見其與外朝相應矣且皋之爲言告也說文皋從白從本引周禮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外朝詢萬民所以告之故外朝門謂之皋門其義尤明諸侯正門謂之雉門以雉門與治朝相應雉治聲同也又八卦離爲雉人君向明而治象取諸離也見易繫辭傳外朝門謂之庫門庫藏兵革以備非常外朝詢國危國遷亦爲非常之事其義正相應矣夫然外朝在庫門內斷斷然矣若在庫門外則朝不必有門何以解於正門爲應門之說乎內朝治朝皆有門而外朝何獨無門乎又朝必有廷所謂朝廷也廷必有門以限之天子廷皆百步考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本鄭注蓋據司馬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也內朝謂之庭治朝外朝皆謂之廷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應門至皋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本戴東原說諸侯三朝與天子同亦宜有廷若外朝在庫門外是諸侯外朝獨無廷矣無門無廷何得謂之朝乎外朝雖不常御然亦君之朝廷

不可褻慢故必在門內設閽人以守之周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是外門亦有守也又云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自皐門以內卽是王宮曰不入宮則外門有守明矣但中門之禁較嚴故特言中門非謂外門無禁也中門惟臣得入凡民皆不得入矣非抑或以三門皆在王宮正中外門亦特喪服凶器等不得入也抑或以三門皆在王宮正中外門亦得謂之中門也此江愼修說諸侯亦有閽人守門曲禮云龜筴几杖席蓋重素紛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玉藻云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公門包外門而言則諸侯外門亦必有守矣乃置朝廷於門外而無守禦任民馳逐踐踏褻慢不已甚乎且路門外有朝則雉門外亦宜有朝乃越雉門而遠設於庫門外此何意也雉門有兩觀月吉懸書萬民得以觀象法者在此而外朝爲詢萬民而設宜亦在此矣乃設於庫門外又何意也皆不可解矣聘禮云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鄭注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賈疏知拜謝在大門外者以其直言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故知在大門外若然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不知篇中朝字屢見多是治朝上文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賈疏云路門外官陳幣使者北面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使者受書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幣爲重物宜在中門之內又陳幣載幣其文相承則此朝字指治朝明矣下文陳幣于朝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反命此朝字亦明是治朝則其餘皆可知矣如云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次介假道束帛將命

于朝公館賓退賓從請命于朝周官司儀所謂客
則賓拜于朝賓拜禮于朝賓介皆明日拜于朝賓三拜槀禽于
朝亦皆治朝矣惟賓入至于朝及賓皮弁聘至于朝二朝字爲
朝通稱在大門外大門外之地皆可謂之朝以在朝之前也如
始謂之廟也然第曰至焉而已未嘗於此行禮也行禮必在正朝若
拜賜于外門外不敬大矣曾謂聖人制禮而有是乎賓拜于朝
不言入門者文省耳上文賓受命于朝言君使卿進使者使者
入及衆介隨入此於朝而著其入門則其餘行禮於朝不必言
入而無不入可知也如夕幣時言君出門左南鄉而其下受命
時但言君南鄉不言出門左亦省文也豈可泥君無出門之文
而謂賓受命於內朝乎則賓拜于朝亦不可泥無入門之文而

謂拜于大門外矣鄭注謂拜謝于大門外其說固非然亦謂朝
門之外可通稱爲朝如上文賓至于朝之例耳未嘗謂諸侯外
朝之位在庫門外也賈疏乃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其誤尤甚
賈氏朝士疏引左傳閽於兩社爲公室輔謂兩社在中門外大
門內爲外朝其說兩社所在固非而謂外朝在中門外大門內
則確矣乃聘禮疏又謂外朝在大門外何也江愼修鄉黨圖考從賈說又引朝士職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及晉語絳之富商韋藩木楗
而過于朝以爲證不知貨賄人民六畜委于朝者正以外朝在
大門內可無撤失可待來者識之也鄭注委于朝十日待來識之者若在大門
外能保其無撤失乎至晉語所謂韋藩木楗而過于朝則朝門
外通稱爲朝之例耳未可據此而以爲外朝之位也經典朝字
最多所指皆不同有指治朝言者如檜風狐裘以朝覲禮載龍

旂弧韣乃朝周官射人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曲禮爵祿有列于朝王制八十杖于朝七十不俟朝月令賞軍帥武人於朝曾子問冕而出視朝朝服而出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此對內朝言故稱外朝禮運三公在朝禮器諸侯視朝玉藻皮弁以非最外外朝也明堂位振木鐸于朝仲尼燕居以之朝廷有禮故官尊序也內朝序齒不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也此對外朝言故稱內朝朝廷是治朝凡言論語朝與下大夫言叔孫武叔語大夫于朝朝廷者多是治朝論語朝將視朝左傳穆嬴日抱大子以孟子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嘐于朝文七年魏壽餘履士會之足于朝文十三年晉靈公殺宰夫胥諸侯奔使婦人載以過朝宣二年背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成七年晉悼公卽位于朝成十八年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襄六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杜注私小便也襄十五年王遂殺子南于朝襄二十二年吏走問諸朝襄三十年朝有著定昭十一年日有食之諸侯伐鼓于朝昭十七年陳成子驟顧諸朝哀十四年晉語有秦客廋辭于朝考百事于朝大戴禮君發之于朝之類是也有指內朝言者如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私服以戲于朝宣九年檀弓朝不坐表記朝極辨不繼之以倦之類是也曰極則在朝之久可知古政事則在內朝或自朝至于中昃故知表記所言爲內朝者治朝君臣皆立不久卽罷議朔言朝國人僖十五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定八年陳懷公朝國人也有指外朝言者如左傳晉陰飴問欲與楚欲與吳哀元年之類是也有統指三朝而言之者如考工記前朝後市市朝一夫曲禮在朝言朝言不及犬馬玉藻朝廷濟濟翔翔少儀朝廷曰退論語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

治朝亦有言者君未出視朝時諸臣得相與言孔子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是也孟子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之類是也有指三朝之後其地通稱爲朝者如左傳賊攻執政于西宮之朝西宮是君小寢在路是也有指三朝之前寢之後襄公十年其地通稱爲朝者如論語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魯語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韋昭注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朝本但當言市朝原野也市也朝也所謂五刑三次也論語肆諸市朝亦然或謂朝非陳尸之所而引史記索隱謂市之行列如朝位而連言朝孟子若撻之于市朝以解論語則魯語以原野左傳晉殺三郤皆尸諸朝成十七年之類市朝爲三次不可解矣

陳尸于朝當在大門外也大門之外有空地西旁可爲賓客次舍聘禮賓至于朝入于次鄭注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賈疏賓位在西故也是也天子大門外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注謂次在文王廟門之外不嫌經文明言受舍于朝若在廟門外則不可言朝矣且天子受覲當在大祖后稷廟不當在文王廟也是也此大門外兩旁通稱朝也大門內兩旁亦可謂之朝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如今所謂朝房也其室當在大門內之西旁其東則小學也詳王宮內外九室考大門之前當有經緯大路南北爲經晉語所謂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是也江愼修引此語謂外朝凡民可以車往來是以韋藩木楗爲車也案韋昭注韋藩前後木楗以木爲楗以韋藩之載棄車故以木爲楗也則非車矣庶人雖富不得少也朝門之外不得棄車往來過之載貨物而行於途故曰唯其功庸必下曲禮所謂大夫士下公門也此皆三朝之前其地通稱爲朝者也讀者當詳其文義分別而觀之苟混而爲一失其實矣賈氏誤以治朝爲外朝江氏又誤以朝門前之地爲外朝皆於諸經朝字未曾細別之故也近戴東原考工記圖謂諸侯外朝在庫門內足正江氏之誤而鄭黨圖考根據注疏盛行於世儒者莫知其非故述戴說而詳辨之

鞠躬解

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朱注以鞠躬爲曲身非也鞠之字義未有訓爲曲者且以上下文例之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勃字躩字皆在下如鞠躬是曲身則當云躬鞠如也今鞠字在上與色勃足躩不合矣又下文執圭鞠躬如也此執國君之器法當平衡手與心平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其身必直若曲身則平衡鄭注平衡云謂與心平則其身必直若曲身則手必下於心安得平衡乎執圭之鞠躬非曲身凡言鞠躬者皆非曲身可知矣古人之行未有曲身者玉藻云凡行容惕惕鄭注惕惕疾直貌也又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鄭注疾趨謂直行也移之言靡匿也毋移欲其直且正孔疏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也又云端行頤霤如矢鄭注此疾趨也端直也孔疏謂直身而行也如矢者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頤霤者頭稍向前頤如屋霤之垂也頭雖微俯而身仍直故曰端行曰如矢孔疏謂直身而行得之矣又謂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不自相矛盾乎又上文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注云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蓋行而舉足則齊必平如水之流無不平也孔疏乃謂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如水流狀也此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說不足據也　然則行容必無曲身明矣若夫曲身古人謂之磬折亦謂之傴僂惟立容有之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鄭注云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孔疏臣身宜傴折如磬之背左氏昭七年傳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又玉藻云立容辨卑無謁鄭注辨讀爲貶貶自貶卑謂磬折也此可見立容有曲身者立而磬折傴僂惟侍于至尊則然身所謂立若常時獨立或與人竝立皆必直容德也　然曰磬折曰傴僂不謂之鞠躬也而謂曲身而行類

於疴僂者之狀則經傳絕未之有也鞠躬躬字當讀爲窮鄭本作窮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記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云鞠躬本一作鞠窮阮芸臺師儀禮校勘記作鞠窮謂鞠窮雙聲字猶踧踖也此誠卓見鞠窮二字義同鞠當作窮說文窮窮治罪也窮從穹與籟同人也今鞠囚作鞫窮極也詩齊風曷又鞠止又云曷又極止是鞠亦訓極也籟亦作鞠說文無鞫字鞠蹋鞠也鞫本當作籟故文從革今作窮窮字假借通用也爾雅釋言云鞫窮極也釋詁云鞠盈也鞠有虛義窮窮之人其家必空虛夏小正鞠則見洪氏震煊以鞠爲虛星其義同也而釋爲盈反訓也爾雅以徂爲存以廿爲苦皆反訓也窮亦作窮三蒼劉劭敬畏皃蓋敬惕之至斂束其身不敢少舒如窮極之人是謂鞠窮踧踖者敬之至而足若不甯也鞠窮者敬之至而身不敢舒也其義一也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憔憔鄭注云皆行容止之貌也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鄭此注引聘禮云衆介北面蹌焉彼注云容貌舒揚玉藻云朝廷濟濟翔翔鄭注濟濟翔翔莊敬貌也孔疏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也皆未嘗言其體蹙而此注謂卑者體蹙蓋穆穆威儀多皇皇自莊盛而以濟濟蹌蹌視之爲稍蹙耳非踧踖鞠窮之蹙也是大夫士之行容本當稍蹙也玉藻云朝廷濟濟翔翔翔謂行而張拱卽論語翼如見君而出有此儀容是未近至尊時其容未極蹙也至于升堂見君逼近至尊則其容極蹙論語云攝齊升堂鞠窮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蹙之至矣執圭而鞠窮致君之命與見君同也入公門而鞠窮始見君之門亦與見君同也玉藻云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鄭注遬猶蹙蹙也士相見禮云始見于君執摯至下

容彌蹙又云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皆鞠窮之義也蹜
踖與鞠窮義同而鞠窮更深於蹜踖上云過位色勃如也足躩
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下云復其位蹜踖如也復位卽所過之君
位孔注云來時所過位是也說者或以爲內朝則蹜踖卽色勃
堂下之位或以爲治朝廷中之位其說皆非足躩等之類矣升堂鞠窮其敬至屏氣似不息以視色勃足躩
言似不足更有加矣故執圭之鞠窮申之曰勃如戰色其甚於
色勃可知也曰足蹜蹜如有循其甚於足躩可知也蓋聖人之
敬隨地爲淺深執圭致命重於君召使擯故使擯則蹜踖而執
圭則鞠窮升堂見君嚴於過君虛位故過位則蹜踖升堂則鞠
窮朝而君在此時夫子與諸臣竝列廷中與升堂特見者不同
故但蹜踖而不鞠窮則鞠窮深於蹜踖明矣入公門去君最遠
反言鞠窮以前此

皆舒和至入門而一變其敬頎生故亦鞠窮也然此鞠窮特爲
如不容言之視升堂執圭者之鞠窮其敬當有閒故升堂鞠窮之
下申以屏氣似不息執圭鞠窮之下申以勃如戰色足
蹜蹜如有循而入門鞠窮下不復申言其敬之容也乃朱注
於蹜踖解爲恭敬不甯而鞠窮但以曲身言之是鞠窮反輕於
蹜踖不亦僨乎孔注解鞠躬爲斂身是釋鞠窮之意非以斂釋
鞠以躬釋身也朱子以爲孔氏訓躬爲身而訓鞠爲斂其義未
當故以曲字易之而不知其與經不合且失孔注之意也此朱
子之誤也又案聘禮記賓入門皇與下執圭入門鞠窮焉二說
不同鄭注上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下云記異說也似以上
說爲正然執圭入門自當鞠窮安得皇乎下文云私覿愉愉焉
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鄭注復記執玉異說不
言正聘知此記私覿之禮與上
不同是皇爲私覿出廟門外之容執圭致命豈宜如此此記

明與論語不合鄭君不能指其失乃引孔子執圭一節解之其亦誤矣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南菁書院
臨海金鶚誠齋著

求古錄禮說六

釋貫

貫古通摜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貫瀆鬼神說文摜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摜瀆鬼神是貫與摜通也說文解貫字云錢貝之貫从毌貝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摜之摜當从手左傳作貫爾雅釋詁貫習也亦作串皆省文借用也左氏經傳皆古文字許君學古文所引春秋傳摜瀆鬼神眞古文也今本作貫後人所改說文又有遺字云習也是摜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摜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同摜从手習於手也遺从辵習於足也慣从心習於心也要以从手爲正　貫又通宦詩國風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徐邈貫音官此宦字之誤貫與宦聲相近又傳云貫事也本爾雅

釋詁與宣義亦近故通用也作玩詩意當以魯詩作宣爲正毛詩作貫古文假借也故徐邈音宣說者解爲習慣失之矣貫又通關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史記伍子胥傳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肜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其所謂貫皆卽呂氏春秋所謂中關而止之關也孟子關弓作彎貫關彎聲皆相近故三字竝通貫又通毌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横毌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貫字當作毌今本作貫假借通用也

正鵠考

射侯有正鵠先儒皆分大射賓射其說始於鄭康成中庸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鄭注云謹布曰正棲皮曰鵠釋文云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也射義云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鄭注亦云謹布曰正棲皮曰鵠孔疏畫布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　朱子章句用鄭說後儒遂皆從之鸝竊以爲非也詩齊風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正而不言鵠此但稱魯莊公之善射非必賓射也射義云射者各射己之鵠言鵠而不言正此泛言射義非必大射也鄭君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此說非也但言射則賓射鄉射亦在其中矣正之爲言正也鵠之爲言直也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故侯中之的名之爲正鵠以示中者之必在於正直也鄭注射義云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鵠與梏聲同爾雅釋詁云梏直也梏轉聲爲較故釋詁較亦訓直較與覺聲同緇衣引詩云有梏德行大雅抑篇作有覺德行毛傳覺直也鄭注天官司裘云鵠之言較較者直也所以直己志

又大射儀注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其注射義則云鵠之言梏也梏直也然則鵠本當作梏或作較其作鵠者古字假借耳鄭司農司裘注云鵠鵠毛也賈疏駁之云案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後鄭又解云謂之鵠者取名於鴈鵠鴈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古字鴈與雁通鵠與鶴通鴈鵠猶鴻鵠也鴈鵠竝非小鳥賈疏引淮南子鴈鵠知來此當爲鴈鵠誤作鵠也其注大射又云正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後儒因謂正鵠皆小鳥之黠捷難中者此說亦非正鵠二鳥不類經傳未見有連言者且古人果取義於鳥則侯中必畫此鳥乃皮侯獸侯以獸爲之而反取名於鳥不亦繆乎采侯中不畫鳥而以鳥名不亦妄乎正鳥屬之賓射鵠鳥屬之大射又何所取義乎故知正鵠之名但取正直之義而已

正直二字義同易文言云直其正也說文直正見也正是也是直也从日正古音是與寔同卽與直相近蓋直則必正正則必直故連言曰正鵠兼取正直正屬內志直屬外體對文則別也單舉之或曰正或曰鵠正直皆兼志體散文則通也其義一也凡禮射皆當正直則正鵠之名諸射皆同不宜大射賓射有別如鄭所云也且大射賓射既別則燕射亦宜有異若亦名正鵠是無別也若別有其名何不見於經乎卽或混同於大射賓射其取義亦不確獸侯爲獸形有似於皮侯當名爲鵠然畫布非棲皮有類於采侯又當名爲正殊難處置惟無以處夫獸侯故知正鵠之不可分屬皮侯采侯也正鵠本取正直之義正字當讀如字釋文不出正兮與成甥諸韻叶故讀爲征是主取義鳥名之說又因齊風四聲詩中平去爲韻者甚多正亦何必讀征乎小爾雅云鵠

中者謂之正戴東原駁之謂正鵠不分未之考矣葢主鄭說而不知其非故考工記圖亦誤齊風毛傳云二尺曰正鄭司農注司裘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據此可知正鵠但有內外之分而無畫布棲皮之異也正象內志之正鵠象外體之直故正在內而鵠在外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天子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畿外諸侯亦然畿內諸侯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大夫士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侯國大夫與王朝諸侯同士與王朝大夫同本考工記鄭注及司裘注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天子正方二尺畿外諸侯同畿內諸侯正方一尺五寸大半寸大夫士正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魯是畿外諸侯故毛傳以二尺曰正解之非謂凡正皆二尺也司農惟二尺曰正本於毛傳其餘皆謬以考工記鄉射記考之並無十尺侯四尺鵠之制且鵠以尊卑而別不宜槩說四尺鵠居侯中十之四而正乃半於鵠亦自不合正亦謂之的亦謂之質質正聲相近也乃謂正中又有質傳況質僅四寸其徑甚小安能必中乎然亦可見正在鵠中也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其單言正或言鵠者省文也以中正中鵠皆可謂中故正鵠可偏舉也第正鵠雖皆可謂中而尤以中正爲善故齊風言不出正而賓筵篇言發彼有的卽正也外體之直不如內志之正射貴中正所以示人修身以正心爲要此先王制作之精義也鄭注考工記采侯云正之外方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注射人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元與黑不同此元字當爲黑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朱色其外四色各爲四尺所謂中二尺者專指九十步

五采之侯與毛傳二尺曰正合但毛不專屬采侯而鄭專屬采
侯是爲異耳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
正在鵠中言鵠則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
并不言鵠蒙上省文不言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此畫
布爲正與棲皮之鵠異今案采侯之中專名爲正絕不見於經
鄭爲此說者由誤解射人云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
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
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
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此經有豻侯而大射儀有豻五十其爲大射甚明
鄭注云士以豻皮飾侯大夫以上飾侯以雲氣是曲說也司裘云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
侯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此云三侯二侯一侯
與彼正合卿大夫士同一侯而士必著豻侯之名蓋司裘未言
士共豻侯恐其混同於卿大夫之麋侯故特著之麋侯已見於
司裘故但言一侯此詳略互見之法也司農引司裘以解此文
其說自確又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若是發語辭
非轉語辭曰王大射此經文自下注腳矣鄭泥看若字爲轉語
因以此節爲賓射考工記注引射人之文又云下云若王大射
侯明矣殊不思若王大射以下果是別出大射則上文當有賓射
之文今但云射法射儀安見必爲賓射乎且賓射惟天子諸侯
得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又賓射張采侯安有豻侯乎鄭必指
爲賓射誤矣至以五正爲五采之侯三正爲三采二正爲二采

是謂侯中之正也夫正在侯中一而已矣安得有二又安得有三有五以采爲正說甚牽强況如其說則五正當次於三侯之下方爲以類相從乃于樂節之下忽又言侯中之正錯襍乖隔編考諸經無此文法其誤甚矣敖繼公云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閒拾發以將棄矢此云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此解正爲樂節中正射之則其說視鄭注爲長但王五節諸侯三節安得拾發以將棄矢果如其說是射必不與鼓節相應也且卿大夫士三節先以聽諸侯四節先以聽而王乃亦四節先以聽是尊者之先以聽不多於卑者非所以優之也鄉射禮云不鼓不釋鄭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閒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賈疏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棄矢則同其餘皆以聽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棄矢但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少優至尊先知審故也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有差然則所謂正者非射之樂節乃聽之樂節聽之審欲得其正故謂之正也竊疑經文二正二字當爲一字之誤五正三正一正皆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等也敖氏不知經誤故其說不可通鄭解鄉射樂節最得而不知以此解射人乃指爲宋侯之正殊可惜也學者須知賓射設正實無經典可據斯正鵠之制可知矣

宗廟會同解

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鄭注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朱子從之鶚竊以爲非也古者諸侯冕服以祭卿大夫助祭皆冕士亦爵弁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君讀端爲冕又注周官司服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此說非是詳諸侯祭服考又禮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己者冠弁也即委貌也士弁而祭于己唯孤耳案此說亦非大夫弁而祭于己者冠弁也即委貌也士弁而祭于公則爵弁也鄭注云弁爵弁也大夫以上之朝服也士朝服元冠公西華言願爲小相戴東原曾辨之未有端章甫者章甫則周之委貌弁而非冠鄭君以委貌爲元冠非也戴東原辨之詳矣大夫以上之朝服也士朝服元冠公西華言願爲小相特是謙辭其實是爲上相上相贊君之祭豈得不服冕而服章甫乎其不合一也諸侯祭祀凡在廟者無非相禮之人未有專設一官而謂之相亦未有上相小相之別周禮左傳所稱相者皆會同之相非祭祀之相也今以宗廟之事爲祭祀何解於小相之稱乎其不合二也夫子詔四子言志欲觀所以用世故子路冉有皆按時事以立言公西華何獨不然時會殷同之禮鄭注衆頫曰同即周也此惟盛世有之逸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壇上張赤帝陰羽孔晁注云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禮記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即在此時詳會同考後宣王亦有之車攻詩序云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復者對成王而言也其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煌煌大典非易有也春秋時此禮久已不行公西華所言會同豈必指此乎其不合三也下文云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明會同是諸侯之事公西華欲爲諸侯之相也若謂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禮者爲天子之臣周官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然相王亦

卽相侯氏覲禮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此擯者卽大宗伯也篇末言會同之禮有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四傳擯此擯亦天子之擯也周官司儀言會同之禮有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所謂四傳擯也可知相諸侯者卽天子之相未聞有諸侯之相也諸侯雖各有介然不過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而已見覲禮篇末宮謂壇壝宮其在四時常朝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見周官大行人職亦不過立於門外傳命而已非贊禮之相也鄭注司儀云入贊禮曰相蓋天子與諸侯尊卑不同故惟天子有相而諸侯不敢有相也公西華既願爲相豈但爲隨行之介哉或謂公西華欲自爲諸侯以相天子之會同無論古無諸侯詔相天子之禮公西氏亦必不如此僭妄也時文有謂公西華自爲諸侯相天下之宗廟會同者艾南英極稱其確鑿百詩詳辨之當矣宗廟亦言祭祀則非果然夫子當不特哂之且必庸責之矣何反許之乎其不合四也且諸侯會同於天子卽使有相亦必冕服覲禮云侯氏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謂之裨冕天子衮冕周書王會解云天子南面立綏統與大行人皆綏有繁露然則諸侯之介亦必冕服可知周官司服無繁露又云相者大史魚云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注云自公之衮冕及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夫卿大夫聘於天子用冕服則其從君而朝天子亦必冕服更可知矣有孤之國若以孤爲上介服希冕無孤

之國卿爲上介服元冕本王制豈有服章甫而相王朝之會同孔疏豈有服章甫而相王朝之會同者乎其不合五也時文有謂會同行於宗廟中者宗廟之事不作祭祀解其見自卓汪鈍翁評之謂如字方醒此卻不然上文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此二句明是平對亦用如字何郤須知集注以如字爲更端之詞猶如不可求如爲轉語詞也如字豈必指點之詞乎但仍以爲時見殷同之禮則當行於國外竝不在宗廟中閭百詩胥駁之以爲時文講典制何啻捕風說夢其說固是然不知集注之非則亦未爲得也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言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易有同人之卦以己與人合而言繫辭傳云

二人同心其證也同止二人會亦可知矣禹貢云灉沮會同孔傳云灉沮二水會同雷夏之澤二水可言會同豈二君不可言會同乎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郤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如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是也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郤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數君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周官或言會同或言大會同不言大是小會同也王朝會同有大小侯國會同亦有大小詳會同考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傳云衞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也可知春秋時

所稱會同皆諸侯自相會同非會同於天子也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夫子嘗稱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正謂此也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辭非更端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其相禮者必是卿聘義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周官司儀云及廟唯上相入春秋時凡相禮者皆卿如襄公如晉孟獻子相孔子非正卿而夾谷之會以長于禮故使攝之史記所謂攝行相事也鄭伯如晉子西相是也服云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蓋據聘禮知之猶古制也鄭注司明待諸侯朝賈疏云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亦皮弁可知兩君相見皆服皮弁其擯介降一等宜朝服凡朝服卿大夫委貌士元冠上相贊君其首服亦爲弁制正自相宜也諸侯會同於天子皆冕服而自相會同必降而服皮弁則其臣固亦必降乃臣從君于王朝得與君同服冕而贊相兩君之會不得與君同服皮弁者以冕服有等差卿大夫元冕與君裨冕不同而皮弁服無別故降一等而服朝服也然上相與君同戴弁則亦相近矣卿出聘服皮弁而相君以朝于鄰國則服朝服以聘使得專爲賓禮宜優崇其下有介服宜差別故聘使皮弁服介則朝服若相君以行君皮弁服相則朝服其禮一也客君之相如此則主君之相亦必如此所謂端章甫者其爲兩君擯相之服明矣會同主兩君相見說上下文無不合先儒由未明會同之義擯相之服故一往舛錯皆不可通也

七十曰耄說

耄之說不一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竝以六十爲耄離九三馬融注僖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竝以七十爲耄泰風車鄰傳離九三王肅注爾雅釋言郭璞注及說文釋名竝以八十爲耄孔沖遠詩疏云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左傳疏亦云耄之年齒無明文邵二雲爾雅正義則謂禮記古本云八十曰耄九十曰耋今本脫曰耄二字錢少詹大昕經史答問宗之近高郵王氏伯升經義述聞述其父懷祖先生之說據釋文以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耋爲後人妄加及孔疏耄無明文極辨錢說之非誠爲卓見然於耄之三說猶未曾考訂而得其當也鶚案曲禮古本作七十曰耄其作七十曰老者乃後人妄改或轉寫脫誤非古本也射義云耆耄好禮又云旄期稱道不亂此耆耄旄期次序與曲禮同（釋文旄本又作耄是旄期卽耄期也）故鄭注及釋文皆引曲禮以解之（釋文全引曲禮鄭注於旄期引曲禮文而於耆耄但云皆老也蓋以旄字與耄不同故必引其文者耄文與曲禮同故省之）耄次於耆之下旄之上其爲七十甚明古人稱年齒必有序未有越次而言之者周語召公諫厲王云耆艾修之後漢書明帝紀云有司其存耆耄必以次序言之皆七十曰耄之證也若八十曰耄則六十之下不得越七十而言耆耄也若六十曰耄則既言耆何又重言耄乎六十曰耆經有明文何得改爲耄乎且年方六十安可遽稱爲耄乎釋名云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方言云鮐黎耄鮐老也郭璞注云黎言面色如凍黎鮐言背皮如鮐魚大雅云黃耇台背毛傳云台背大

老也耋與耄鮐並稱皆爲大老可知故易言大耋大耋猶大老也六十非大老則不得爲耋明矣八十雖可稱耋然既曰耄安得又曰耋乎八十六十皆不得稱耋可知耋爲七十也毛公車鄰傳疑本作七十曰耋大雅板篇云匪我言耄傳云八十曰耄是毛公既以八十爲耄必不復以八十爲耋矣今本作八十曰耋或後人據他書改之也鄭君注易大耋之嗟以爲年踰七十與馬注略同疑鄭所見曲禮亦作七十曰耋不然何不云年踰八十乎其注射義引八十九十曰旄是鄭所見之本八十下無曰耋二字既以八十爲耄豈復以八十爲耋乎又注射義云耆耋皆老也注曲禮云艾老也艾耆耋皆訓爲老則老不專屬七十亦可知鄭所見之本作七十曰耋也夫老者艾者耆耋耄期之總名也說文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人生五十始衰須髮已變故謂之艾曲禮釋文云艾謂蒼艾色也孔疏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艾卽所謂斑白亦卽所謂二毛杜注左傳云頭白有二色左僖二十二年傳云君子不禽二毛又云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杜注云胡耆元老之稱孫炎注爾雅云耆面如凍梨色如浮垢舍人云色赤黑如狗以狗擬鶉長是大不敬也詩言黃耆台背方言耋鮐連文則耆與耋相當色似浮垢卽面如鐵色也胡與遲聲相轉遲耆久遠也胡耆者歷年久遠色似浮垢也故杜解爲元老孔疏引證法保民者艾曰胡非也元老猶大耋也傳言胡耆鶉於二毛則二毛卽五十之艾可知矣周官司儀職云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注謂老者在上也中庸燕毛亦此義老者有二毛故曰毛然則五十固可稱老矣王制言養

老謂五十養於鄉又云五十杖於家又云五十
不從力政是以五十爲老者也孟子言五十可以衣帛下言老
者衣帛又稱西伯善養老而云五十非帛不煖亦以五十爲老
者也五十已稱爲老六十更不必言又何待七十始曰老乎人
生以百年爲期然不必盡百年也五十以下爲夭折五十以上
爲壽考約而言之壽有三等百歲爲上壽八十爲中壽六十爲
下壽魯頌所謂三壽也鄭箋云三壽三卿非也朱傳謂人自少
而壯而老分爲三限論語君子三戒如此少亦惟少則三壽皆
同壯老各異上壽三十至六十爲壯七十至百歲爲老中壽三
十至五十爲壯六十至八十爲老下壽三十四十爲壯五十六
十爲老是則上壽七十始衰爲老中壽六十始衰爲老下壽五
十始衰爲老天下壽最多中壽已少杜少陵詩云人生七十
孔子大聖僅享中壽顏子大賢不免于夭推而上之武王年止
六十有七又上至于唐虞大舜亦止百歲然則謂古人多壽者
非也古人壽算上壽尤罕覩故養老之典必始于五十曲禮五
十曰艾六十曰耆艾耆已訓爲老蓋以中下壽爲率也經義無
以下壽言艾爲蒼艾色以中壽上壽言則艾訓爲治釋名五十
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制髮刈無所疑也曲禮釋文亦載二說
以中下壽言者訓爲指指事使人也以上壽言則耆訓爲至漸至老境也又中下
也若七十曰老則惟上壽可言經文何必舉極難得之人以爲
率乎若謂經文數十年至百年是明以上壽爲言則又不然觀
其于八十九十不以十年而殊稱而統稱爲耄可知非專言上
壽也鄭注云耄惛忘也書呂刑云王享國百年耄荒郎惛忘
之義漢志作眊荒說文從之眊爲目昏
兩目昏眊則心
之惛忘亦可知人至惛忘則精神已喪不過十年必死安能延

至二十年之久乎乃知八十而耄者以中壽之人言也九十而
耄者以上壽之人言也經既通三壽而言何得專以老屬之七
十乎且老之名自八十以上至百年或壽踰百歲亦無不可稱
說文以毛髮之變訓老其變亦不一始而微白繼而半黑半白
後乃純白再後又變爲黃魯頌言黃髮台背又言黃髮兒齒大
雅言以祈黃耇黃言髮耇言面色儀禮士冠禮祝辭言黃耇無疆可知
黃髮爲大老之徵也許君言須髮變白特大略言之耳爾雅釋
詁云黃髮齯齒台背耇老壽也說文云壽久也是壽之最久者
稱老也釋名云老朽也人老之至精神內枯如木之朽則老去
死不遠矣若謂七十曰老似八十以上不得稱老也說文云考
老也老考也考有成義物老則成人亦如之又考爲父祖爲王

考老訓爲考者亦以有子孫能事父祖也然則人自五十至百
年無不可稱老老誠艾者耄耋期之總名也老不可專屬七十
則七十曰耄無疑矣曲禮在漢時已有二本凡傳注字書言七
十曰耄者所見眞古本也其謂八十曰耄六十曰耋者所見之
本卽今本也孔沖遠謂耄無正文未見古本故云然耳然眞古
本至唐猶存徐彥公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云
七十曰耄與此異也李賢後漢書注云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
曰耄此二人所見之本乃眞古本之傳于唐者而徐彥反以爲
今本與古本異殆未能考訂其是非也竊思古本七十曰耄後
人改爲七十曰老者蓋以孟子王制皆有耆老之文又孟子老
者衣帛食肉一作七十者衣帛食肉又左傳公羊傳皆有耋老

之說意謂六十曰耄則七十曰老故耆老連文六十曰耄七十曰老八十曰耄七十曰老故耆老連文不知老爲高年通稱耆耄字皆从老故皆以老字足成其文耆老猶言老之耆者耆老亦猶周官言老耄也桓公年方七十故曰伯舅耄老若老爲七十耄爲八十或六十豈宰孔不知桓公之年而爲是兩岐之詞乎孟子王制言耆老此爲凡老者之通稱舉六十以該其餘也若謂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豈大王之屬老者而告之不及於八十以上者乎王者養耆老以致孝當更隆于耄期之人豈反不及之乎七十衣帛食肉是以七十該五十一作老者衣帛食肉是五十以上皆可稱老豈專以七十爲老乎夫然七十曰耄之改爲老其說必不可通也王氏但知八十下有曰耄二字之非古本而不知七十曰老之非古鷃故詳考而明辨之

棟梁解

棟梁之義自來未有確解或混梁于棟或混楣于梁或謂棟橫而梁縱或謂棟梁皆屋之覆者此數說皆非也案爾雅宋廙謂之梁說文云宋棟也列子雍門鼜歌餘音遶梁欐莊子作梁麗注云一曰屋棟唐韻集韻因皆以欐爲棟欐梁聲相轉欐卽梁也是混梁于棟也不知梁與棟異棟爲屋脊其木必直而梁之木則微曲如橋梁然故謂之梁小雅三星在罶毛傳罶曲梁也爾雅云凡曲者爲罶爾雅言宋廙謂之梁廙與罶聲相近蓋梁曲如罶故名宋廙也班固西京賦云抗應龍之虹梁李善注應龍虹梁形

似龍而曲如虹也可知梁與棟異矣且遶者周圍之義梁上有短柱論語山節藻棁包咸注棁梁上楹也棁一作椳爾雅亲廟柱也椳儒猶侏儒柱短故以名之則梁木四圍空虛故可言遶若棟則三面皆在室中是凡橫木皆謂之梁棟得與梁通然棟可通稱爲梁梁實豈可言遶乎梁之非棟明矣戰國策云蘇秦頭縣於梁此梁不可通稱爲棟釋名云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梁非居中安得謂之棟乎然則以梁爲棟者非也公食大夫禮公當楣再拜鄭注云楣謂之梁是混楣于梁也不知爾雅楣謂之梁此楣爲楣字之譌上云栱謂之閾楔謂之楔下云樞謂之椳閾楔與椳皆是門材則梁非堂上之材可知釋文云楣本或作楣說文訓楣爲門樞之橫木與爾雅合楣當爲楣明矣楣之爲言昌也所以昌椳與樞鄉射記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然則正中之橫木曰棟棟前之橫木曰楣楣之下有梁梁所以持楹上有短柱以承夫楣楹上有棼以承楣之爲容也楣非屋脊其木宜小于棟梁與棟皆爲大木以兩楹最大梁所以持楹也楣一曰薄櫨雖橫木皆可稱梁要是通義非正義也鄉飲酒注云楣前梁也此以橫木通稱爲梁而楣爲前梁曰前梁則非正名爲梁可知然則以梁爲楣者非也邵二雲爾雅正義云堂上之梁大而居中其前橫列者爲楣又謂梁縱而楣橫不知此今之梁非古之梁也今之梁縱古之梁橫今之梁有二古之梁則一何以知之二梁縱列當有四楹而古之堂上惟有兩楹不得有二梁縱列

梁與衡通衡與橫通又可知其非縱也喪服四制諒闇注云諒古作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正以梁與楣同爲橫木故楣可通爲梁若梁縱而楣橫不可通稱矣然則謂梁爲縱列者非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謂棟梁皆屋之上覆者竝非大木然左傳云棟折榱崩魯語云不厚其棟不能任重檀弓云梁木其壞淮南子主術訓云木大者以爲舟航柱梁韓昌黎進學解云大木爲宗是橫梁爲大木非屋之上覆者明甚程氏據莊子云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因謂棟梁所用者細枝可證其非大木不知此細枝對大根而言非最細之枝也古者棺槨最厚最大當用八片合就檀弓云棺束縮二橫三可知其非四片合成矣每面三四片則棺不周故當八片合成也

檀弓言柏椁以端端頭也用柏木之頭爲之長六尺此謂天子之椁每片廣六尺大棺之廣每片當三尺五寸諸侯椁每片廣五尺大棺二尺九寸大夫椁每片廣三尺六寸大棺二尺是棺椁之材固甚大也詳棺椁考大根徑有七八尺或六七尺方可以爲棺椁凡木兩旁須削去其皮及其不直者故椁廣六尺木約當八尺則其細枝之徑當有一二尺豈不可爲棟梁乎棟梁徑有一二尺豈不可謂大木乎且莊子此文其上云結駟千乘隱將蔽其所蔭藾蔭也其枝所蔭藾千乘可隱而芘焉則其枝甚長不知若干丈其徑又不止一二尺矣下云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夫禪傍棺也麗梁也麗曰高名名之爲言大也凡言名山名川名魚皆謂大也林西仲以爲高明之家非是三圍二尺七寸四圍三尺六寸鄭注喪服云中人之抱圍九寸此圍字的解崔譔注云環

八尺曰圍非也以徑一圍三約之圍三尺七寸徑九寸圍三尺六寸徑一尺二寸棟梁之爲大木又甚明矣程氏以三圍四圍爲小是曲說也若屋之上覆者其材安有三圍四圍者乎程氏又謂鄉射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可知棟非極之橫材梁非持楹之材也然記云射自楹間物長如笥是堂之物當楣者正當楹也誘射由楹外者以物在楹間故不鉤楹內而從楹外以進於楹間也下云司馬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閒亦可見物在楹閒若物在楹南則不必鉤楹矣況鄉射侯道五十步必正當棟與楣侯道方有準則若謂極南至於楹皆謂之棟楹南盡於承雷皆謂之楣亦謂之梁此程氏說而物在此閒何以爲五十步之準乎程氏又據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非屋之覆於上者烏在其待風雨也不知棟宇是舉兩頭以該中閒有棟宇則褒桷茨瓦皆有所傅可以待風雨矣且宇非梁也說文宇屋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宇屋檐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也宇之非梁明矣如程氏說何不云上棟下梁乎然則謂棟梁爲屋之上覆者尤非也又案爾雅棟謂之桴棟在屋中至高之處故有桴名桴之爲言浮也說文云桴眉棟名一本無眉字徐鍇繫傳云桴謂屋前後檐橫棟也眉楣同也邵二雲云檐之橫梁爲楣從中棟之名而亦稱爲棟耳然經傳言棟者皆指中棟未有以楣爲棟者也說文云棟極也極亦訓爲中也北極居天之中皇極居九疇之中皆此義也楣不得謂之極亦不得謂之桴豈可通稱爲棟乎說文眉棟眉字當是傳寫誤衍而繫傳妄解

之也班固西都賦云荷棟桴而高驤則桴爲最高之棟明矣又說文云甍棟也釋名云屋脊曰甍甍蒙也在上覆蒙屋也韋昭注晉語杜預注左傳薛綜注西京賦李善注雪賦並以甍爲棟夫甍字从瓦而聲與蒙相轉是瓦之覆蒙屋上者爲甍也若是屋棟其文何以从瓦又何有覆蒙之義乎左襄二十八年傳慶舍猶援廟桷動於甍惟甍爲覆桷之瓦故攀援廟桷之題得動其甍此言其多力掣一桷而屋瓦皆動也若以甍爲棟大公之廟最深榱題之去棟當有八丈詳廟寢制度考豈能援題而動于棟乎晉語云譬之于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惟甍爲覆室之瓦故云無所復加若以甍爲棟則猶當施椽覆瓦何謂無以加乎張平子西京賦云鳳騫翥於甍標謂設鳳皇於檐阿也在屋瓦之末故謂之標若棟則最上之處何謂之標乎薛綜注謂作鳳皇以爲屋上當棟中央既在中央尤不可謂之標矣謝惠連雪賦云始緣甍而冒棟棟最高峻雪不易積必甍上積滿乃冒乎棟也若甍卽是棟何既云甍復云棟乎下句云終開簾而入隙字林云隙壁際孔簾非卽隙則甍非卽棟可知矣又說文云梦復屋棟也李善注文選悉用其說夫梦字从林聲與紛相近其義本爲林木紛錯而屋椽布列有似於林木之梦然故名爲梦周官巾車云素車梦蔽鄭注梦麻布也左隱四年傳云猶治絲而梦之也屋椽最多復屋尤紛然錯出又有似於麻絲也若棟則一而已安得如林木與麻絲乎卽復屋重棟而上下竝在一處亦不見紛列之形也班固西都賦云列梦橑以布翼翼爲屋榮本說文如鳥之舒翼故曰翼又曰列曰布則梦非棟明矣且下句

棟桴與棼橑對棟桴一物則棼橑亦一物橑爲椽本說文棼亦爲椽也橑亦作轑漢書張敞傳得之殿屋重轑中蘇林云轑椽也重轑重棼也是棼卽橑也若以棼爲棟何得謂布翼又何得與棟桴對乎西京賦云增桴重棼鍔鍔列列此言重屋之制棟與椽皆重增亦重也鍔鍔言其高列列言其多也若棼爲棟則既言增桴何又言重棼乎棼之非棟可無疑矣此三說者混棟于榱于甍于棼而棟失其爲棟夫棟爲屋之最尊乃爲衆材所奪梁欠于棟亦失其所以爲梁宮室之制亂矣鶚故詳考而明辨之

禜祭考

說文云禜設綿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案左昭元年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許君蓋據此文然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三曰禬四曰禜禜與禬別女祝職云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云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禬刮聲相近故以刮訓之說文云禬會福祭也从示會聲諧聲兼會意也謂除去疾殃所以會福也癘疫卽疾殃是禬之祭主於癘疫可知禜之祭主于水旱故祭法云雩宗祭水旱鄭謂宗當爲禜也雪霜風雨之不時爲水旱所由致義與水旱相因也第禬禜二祭相似鄭注大祝云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是禬禜一類故禳癘疫亦通謂之禜也禜之祭雖有日月星辰與山川二者而山川較多楚語曰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韋昭注云此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然則禜于

日月星辰者惟天子有之非天子則禜於山川黨正職云春秋祭禜是禜之祭達於大夫可知禜於山川者多也禜祭亦及社稷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哉彌祀社稷禱祠鄭注天哉疫癘水旱也是禜及社稷矣左傳第言山川而不及社稷以臺駘爲汾神故也漢儒泥左氏之文遂不及社稷實爲闕略且禜之時亦有二無定時者遇災而行所以禳水旱則山川社稷莫祭有定時者于春秋二仲行之春祈雨暘之時若秋則報之與祭社稷之義略同社祭土神稷祭穀神所以祈百穀之豐稔禜祭山川天子并祭日月星辰所以祈雨暘時若亦郎所以祈百穀之豐故曰其義略同也　其祭則主山川而不及社稷已自有春秋之祭也州長言春秋祭社黨正言春秋祭禜社有定時則禜亦有定時可知社稷實尊于山川故州長祭社黨正則祭禜　如雩固因旱而祭亦有不因旱而祭其祭有定時者月令仲夏大雩帝是也禜在仲夏天子禜祭星辰以及山川大雩則祭天而日月星辰社稷山川百神皆祀禜小而雩大也以盛陽之時待雨尤急故特大其祭也諸侯禜不得祭星辰雩亦不得祭天蓋禜于山川而雩則社稷山川竝舉亦禜小而雩大也　又祭法曰幽宗祭星也鄭注云宗當爲禜此但言星而不及日月蓋天子春秋幽禜祭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是爲六宗六宗以鄭君說爲確此本鄭說也故其字亦作宗總之皆星也星爲五緯辰爲二十八宿司中司命皆文昌星飌師箕星雨師畢星要之皆星也　不及日月者以日月已自有春秋之祭也此有定時者也祭法又曰雩禜祭水旱也天子雩禜日月星辰以及社稷山川無不畢祭有似于雩故曰雩禜非專爲水旱而祭而禜非一祭者以上文也且雩爲旱而祭祭兼祭水旱則雩禜爲一祭明矣　此無定時者也祭法所言泰壇泰折王宮夜明諸祭皆天子之禮則幽禜雩禜亦皆天子

之禮可知矣雩大于禜禜大于酺雩祭天帝而禜祭日月星辰雩亦祭地雲漢詩云上下奠瘞是雩亦祭地也而禜祭社稷山川禜分舉于春秋而雩特行于仲夏是雩大而禜小也黨正爲下大夫而祭禜族師爲上士而祭酺是禜大而酺小也禜與雩異者雩專主于求雨禳旱而禜則兼雨暘水旱并及疾疫也禜與酺異者酺主于人物災害而禜則主于雨暘水旱也禜之祭有壇鄭注黨正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祭法泰壇泰折王宮夜明皆是壇則幽禜雩禜亦爲壇也賈逵注左傳謂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杜注從之孔疏云營其地立攢表攢聚也聚草木爲祭處此與說文設綿蕝爲營同禜字从營省取營域之義外爲營域其中則有壇也禜祭亦有牲鄭注大祝云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雲漢詩言靡愛斯牲此禜用牲之確證杜注但言用幣蓋據左氏言天災有幣無牲也不知天災惟日月食不用牲若水旱則無不用牲者春秋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蓋當鼓于朝不當鼓于社當用牲于社不當用牲于門故書以譏之非謂不可用牲也左氏之言殆未可據矣

夾室考

李如圭儀禮釋宮云東夾之北通爲房中西夾之北通爲右房近孔撝約禮學卮言戴東原考工記圖亦皆以左右房圖於夾室之後案公食大夫禮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時公在東序內宰夫立于東房南告之則房在序內甚明士喪禮云襲經于序東鄭注云序東夾前則夾在序外亦甚明賈公彥云夾

皆在序外可知房不在夾之北也又上文云大夫立于東夾南若夾之後爲房是東房南卽東夾何以不言東夾而言負東房南面乎又士冠禮云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記云適子冠于阼是筵于東序在阼階上而云冠者出房則房在序內矣古者房戶在房之東偏與東序相近此戶南向與室戶同又有西向之戶以通房于室所謂西南其戶也右房戶亦偏東向南而無東向之戶于堂而旋轉入室矣若右房所以藏器物故不必有通室之戶也又左房無北壁以爲北堂右房則有北壁亦自不同故出房南面卽東序少北之位安得謂房在夾北乎又鄉飲酒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閒戴記以爲賓主夾之蓋主人席阼階上賓席牖戶閒牖西戶東乃設依之處堂之正中也而尊設于房西戶東爲在賓主之閒也若房在夾北則房戶之閒卽序端矣何不言序端而言房

戶閒尊與主人相直何得謂賓主夾之乎特牲饋食禮云豆籩鉶在東房鄭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以房中有內洗上文云主婦盥于房中在房之西北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蓋在左房西北當室東北隅故知豆籩鉶在房中之東此言東西之節也其南北之節則與夾北相當非謂房在夾北也李氏據此而謂夾通爲房中誤矣宮室之制中閒前堂後室兩旁亦前堂後室以序別之爾雅東西牆謂之序郭注云所以序別內外釋名云序次也堂兩旁爲東西序案中堂之兩旁爲東西夾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夾室者猶言明堂九室也尙書大傳云三分堂廣以其二爲內鄭注以內爲東西序之內是中堂最廣故其室有左右房前堂後室通謂之夾顧命西夾南嚮敷重筍席此以堂言也牖閒西序東序之席皆設于堂可知聘禮西夾六席亦必在堂而不在室矣聘禮西夾之

豆設于西墉下此以室言也室中之牆謂之墉曰西墉可知其在室而不在堂矣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而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此兼堂室而言也鄭注東夾南東于堂賈疏謂立于堂下當東夾是已而解東夾北謂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不知北堂之南即是房中安得謂東夾北乎東夾南在堂下東夾北何以在堂上乎然則東夾北者其位當在北堂之下與夾室相當也賈疏北堂之南下字之譌東西夾亦謂之廂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廟後寢之寢無前堂也是知廟之東西廂亦兼前堂後室而言矣說文廟廊序也玉篇亦以廟爲東西序廂在東西序外以屬于序故通謂之序序亙堂室則廂亦必兼堂室矣郭注以爲夾室前堂鄭注公食大夫禮以箱爲東夾之前待事之處是專以夾爲室以箱爲堂箱與廂通失其義矣廂之爲言相也夾于中堂正室兩旁有相輔之義故謂之廂其作箱者同音假借也鄭君以爲義取相翔史記索隱以爲形似箱篋皆非也夾又謂之个左氏昭公四年傳使寬饋于个而退杜注个東西箱个與夾其義同个夾與相亦同劒脊之兩旁謂之相侯之左右謂之左右个其義一也明堂左右个與廟寢東西夾同萬充宗謂東西廂在堂下其謬較郭說尤甚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未言降階則箱在堂上明矣殆由不知爾雅無東西箱曰寢之爲廟後之寢而誤解耳

求古錄禮說七

冬祀行辨

臨海金鶚誠齋著

月令冬祀行淮南子時則訓作冬祀井班固白虎通及劉昭范曄高堂隆皆然兩漢魏晉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竊謂冬祀行者非也先王之制祭祀各有精義春與秋對戶與門亦對卯酉者日月之門戶故祀門戶于春秋之中五祀非祀當於四仲行之每月皆戶奇爲陽故祀于春門偶爲陰故祀于秋火旺于夏竈火也故祀于夏水旺于冬井水也故祀于冬本陳氏禮書夏與冬對故竈與井亦對若冬祀行行與竈不對也且行之于冬又何

所取義乎冬屬陰而行不爲陰冬主藏而行不爲藏眞不可通矣高誘注淮南子云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然中霤戶竈與門孰不在內而必以行爲在內乎況行神不必在門內行主于外當于城外祭之卽道祭也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道而出鄭注云祖道也孔疏云祭之時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禮畢棄車轢之而遂行詳祭祀差等說其祭宮內行神之軷與城外祖祭之軷制亦不殊案聘禮云釋幣于行此行神固在廟門外西方本鄭注然但釋幣而已未嘗祭也上文釋幣于禰云釋幣制元纁束奠于几下又云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是未嘗祭也然則釋幣于行亦必不祭矣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此祖在國門外亦本注疏乃有祭也然則聘使初釋幣以告行神後出國門外爲軷壇祭之祭行不于宮內明矣祭

法言七祀五祀最爲紕繆司命天神泰厲人鬼一切混入殊爲非禮而謂天子諸侯祀國行次于國門之下卻可爲祀行在國門外豈可與戶竈中霤等竝列爲五祀況行非常祀必有遠行乃祭又豈可與戶竈等之每年常祀者等列哉五祀之不當有行無疑矣孟子云民非水火不生活水火甚切于日用人之所賴以生皆不可以不報也五祀之當有井又何疑乎楊升菴云井卽行也古者八家同井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不知八家同井謂田如井字八家同之非汲水之井也若謂八家同汲一井于經無據天子諸侯大夫皆立五祀其宮中且有內外二井詳廟寢制度考安有八出之道乎民閒卽或有同井者而名之爲行是不祭井而祭井閒之道

殊無謂矣

禘祭考

禘祭之說紛如聚訟迄今無定論竊謂古今說禘者以漢鄭康成爲優自王肅駁之於前宋儒排之於後而鄭說遂廢是可恨也近孔撝約惠定宇始發明鄭義孫淵如又申明之鄭學乃行然禘之大綱有二一曰禘祫之禘一曰禘郊之禘一曰禘祫之說鄭氏大誤孔惠諸氏大槩得之而亦不能無失至于禘祫之說鄭氏大誤孔惠諸君不能正其失茲一以經正之夫禘者諸大祭之總名凡七祭禘郊之禘其目有五一曰圜丘之禘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鄭注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孔疏有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之夏后氏以下禘義亦然大司樂冬日至圜

丘一節注亦云此禘大祭也王肅聖證論難之云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爾雅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鸞案鄭氏以禘爲祭天圜丘帝嚳配之此說最確請列三證以明之周語周定王謂士季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韋昭注全烝其牲體而升之也房大俎也房烝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魯頌閟宮大房毛傳大房半體之俎也孔疏引國語謂禘郊之事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則房烝耳夫魯頌所謂秋而載嘗卽大禘也此禘祫之禘祭統云成王康王賜魯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禮記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

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考魯之郊禘非成王所賜江愼修謂僖公始僭其說是也禘本行於季夏魯禘多行於孟秋行於夏謂之大禘行於秋謂之大嘗七月而禘見于僖公時本非獻子爲之禘記似不可信抑或獻子以後始常用七月與魯頌言莊公之子明是僖公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辟犧明是郊天繼而秋而載嘗必是大嘗禘可知大嘗亦謂之禘猶祭統以大嘗禘與郊連言也載始也謂祭在秋之始則七月也周正時月皆改自牡辟剛犧尊大房萬舞與明堂位于此亦可見所謂白牡犧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等語略同可知卽大禘也大禘而用房烝則宗廟之祭必無全烝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其說固泥而大禘未嘗不在其中釋文肆他歷反解骨體賈疏薦熟之時肆解以爲

二十一體是薦熟時無全烝也又云灌後王出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于神坐所謂薦腥也是薦腥時亦無全烝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郊正祭時以薦血腥故薦血也大饗指宗廟大禘正祭時以薦腥爲始其用全烝可知蓋不豚解薦解其無全烝可知是知周語禘郊有全烝者必圜丘之禘也一證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觀射父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與王制合則其所謂禘者必祭天也若宗廟之禘豈有用犢之禮繭栗謂犢角如繭如栗也一證也此條孔氏孫詳考故亦引之楚語又云天子禘郊必自射其牛封羊擊豕夫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廟言牛羊豕是大牢也可知此禘非宗廟之祭若宗廟之禘安得特牲乎且以宗廟對禘郊則禘非宗廟之禘甚明申甫以宗廟對郊社與此正同中庸又言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彼以禘嘗與郊社對則其禘爲宗廟之禘可知此以禘郊與宗廟對則其禘爲圜丘

之禘可知禘與郊類敘而以禘先郊禘爲圜丘之祭可知三證也且禘之爲字从示从帝帝謂天帝也則圜丘祭天是禘之本義宗廟之禘乃別取審諦之義非本義也說文禘諦祭也專指宗廟之禘失之爾雅釋天禘大祭也禘祭有七而圜丘之祭爲最大爾雅所謂大祭蓋主圜丘之禘故在釋天篇中孫炎郭璞注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非也王肅見禘大祭與繹又祭連文遂以禘爲宗廟之祭殊不思上文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房星是天神之小者類祭上帝則大矣然告祭非正祭其禮殺于郊不得爲大祭故繼之曰禘大祭也祭星以下皆天神而師祭也以下三句皆用也字爲語助辭文體一例何謂禘非祭天乎至繹又祭也一句乃爲下文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三句提綱

本不與上文連此泛言宗廟繹祭之禮非專指禘祫之繹則禘爲祭天明矣雖宗廟之禘亦大祭謂此文爲諸大祭之通釋固無不可然豈可專指宗廟之禘哉況此文在釋天篇中則諸大祭自當以天爲主豈有專指宗廟而反遺祭天之理王肅之說亦甚固矣祭法禘郊祖宗列四大祭之名黃帝顓頊等詳其配祭之人意主于人故略其地祖宗之祭在明堂亦略而不言豈獨圜丘哉安得以無圜丘遂謂其非禘也周官圜丘方丘宗廟三大祭皆是禘其名統同故不一一言之豈可以其不言禘遂斷其非禘哉周官中諸大祭皆不著其名但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祭祀而已大祭祀則總言之亦有專指宗廟禘祫不與則擬而薦豆邊徹是也是則宗廟之禘亦不言禘何獨不疑其非禘乎

豈周官一書無禘祭乎王肅之說又甚固矣且禘嚳之禘肅謂以稷配嚳肅謂祀嚳于后稷廟以稷配之是以祖配祖也經傳惟言以祖配天未聞以祖配祖也后稷或謂帝嚳之孫或謂帝嚳之子肅據大戴禮及史記以后稷爲帝嚳子以子配父以孫配祖有是理乎配字古與妃通詩天立厥妃孔疏妃字音亦爲配其氏曰詩云天立厥配是配妃通爾雅妃合也匹也對也釋名配某氏此夫婦配享夫婦敵體也郊天之禮主以日配以月此輩也然則配享之人必相對相匹而後可少牢饋食禮以某妃配某甫是也郊天之禮主以日配以月此日月配享日月亦相對也至于以人神配享天地蓋以天地人參爲三才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可以配之也虞夏殷周配天之祖皆以其有大功德足配天地不然四代之祖多矣何必以黃帝帝嚳諸人配天哉昌意在顓頊之前乃不祖昌意而祖顓頊其意可見矣舜不宗瞽而宗堯亦以瞽無功德也禘郊祖宗皆配天故連類及之夏之郊鯀此必無之事即有之亦夏之末造也本金仁山以人神配天地之義蓋如此若臣之於君尊卑縣絕而有大功者禘祫得與享亦不可謂之配享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曰從享則非配享矣魏高堂隆議功臣配享于先王之名起於後世非先王之禮也唐太宗令功臣配享廟庭配享則曰父子異宮皆所以別尊卑也祖爲大父其尊實與父同惟祖孫同昭穆故孫得祔於祖然祔與附通禮記大夫附于士注云附讀爲祔玉篇附訓爲依非配合之義孟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詩云子曰有疏附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孫以卑附尊義亦猶是且孫祔於祖非與祖配享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昭祔于昭穆祔于穆祖遷而孫居其廟孫與祖不同廟也又卒哭祝

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隮訓爲升不徒曰祔而曰升祔亦可見尊卑之異也惡得與祖配食哉然則以子孫配祖父必無此禮而禘爲配天無疑矣王肅又曰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尊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倒置之失所乎是又不然祖有遠近無尊卑自其最遠者言之四代皆出於黃帝黃帝爲始祖也以次遠者言之虞夏祖黃帝殷周則祖帝嚳又其次殷人祖契周人則祖稷其宗派殊也殷出於契周出於稷契始封於商稷始封於邰天子諸侯皆以始封者爲始祖故殷立契廟周立稷廟非尊稷契而卑嚳也稷契既是始封之祖又各有大功德故南郊以之配天然始封之祖固是稷契而世系之遠祖則帝嚳也嚳又有聖德故圜丘以之配天冬至爲陽生之始故祭天而以世系之遠祖配夏正孟春爲一歲之始故祭天而以肇封之始祖配子月在寅月先遠祖在始祖先其配祭各有所當亦非尊嚳而卑稷也王肅又曰周若有嚳配圜丘則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文知嚳配圜丘非也是又不然孝經言孝莫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云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是經意所重在於嚴父下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正其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句帶說不重故嚳配圜丘略而不言然不略稷而略嚳者以方言嚴父意主於近者稷近而嚳遠故略嚳而不略稷也安得以孝經無帝嚳配天之文而遂議其非乎宋楊信齋又駁鄭云祭法歷敘四代禘郊

祖宗禘文皆在郊上蓋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于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誤矣是又不然祭法言配祭之人其嚳遠於稷故禘在郊上說固可通然國語多言禘郊皆不言配祭之人禘亦在郊上則何也彼謂以祖配祖雖大祭亦祭人鬼耳天神尊於地示地示尊於人鬼此尊卑一定之序豈可以人鬼先於天神哉故諸經言祭天地皆先於宗廟約舉之如易言享帝立廟書言郊社宗廟王制言祭天地宗廟月令言季春獻繭給郊廟之服月令兩言郊廟之薪燎凡三見禮運言郊社大嘗禘仲尼燕居言郊社嘗禘是也惟曾子問言嘗禘郊社疑記者之誤惠定宇云孝經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宗祭在四大祭之末尚爲配天豈禘在四大祭之上反不得爲配天之祭哉斯言得之矣鄭氏以禘爲圜丘之祭其說固當而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以爲天皇大帝注大司樂以爲天神主北辰注月令皇天以爲北辰耀魄寶本於春秋緯文耀鉤元命苞則不免於謬妄也鄭注君奭格于皇天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注論語程子云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此昊天上帝之正解謂之昊天者古尚書說云元氣廣大曰昊天是也見大宗伯疏有曰皇天者皇大也本說文天道至大故稱皇天古尚書說尊而君之則曰皇天非也魯頌皇皇亦贊乎蓋皇皇言其大后則尊而君之耳孔疏皇皇爲美亦非合而言之曰昊天上帝或言皇天上帝分而言之曰昊天上帝或曰皇天或單言天單言帝一也要不可以星象爲天北辰天皇大帝皆星名未可以爲天

也一曰方丘之禘大司樂夏日至澤中方丘一節鄭注此亦禘大祭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蓋祭地亦用犢也而國語言禘郊不過繭栗則祭地亦禘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祭法國語言禘皆在郊上郊兼天地則禘亦必兼之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郊禘本可通稱言郊禘猶言郊也故下文祇言郊又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郊祭天又祭地也郊禘可通稱郊祭地則禘亦祭地可知曲禮天子祭天地疏云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方澤當作方丘此說自當然則祭法所謂禘郊者本兼天地之祭注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故略之耳舜典類于上帝而不言祭地大宗伯禋祀祀昊天而不言祭地中庸言郊社所以事上帝而不言郊社地皆以天統之也魯語亦言四代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前德令哲三辰五行九州山澤非是不在祀典夫地與天對其尊至矣反不得如社稷山川等之爲典祀乎茲何以不言也是知祭地之禮即在禘郊中也孰謂祭地非禘乎鄭氏以方丘之祭爲禘卓識自超千古但謂方丘地示主崑崙北郊則祭神州地示抑又非矣地與天對謂之祭地必是普天下全載之地方丘北郊地示不當有異也天子有王社大社王社祭畿內土神大社祭中國九州土神則北郊必祭全載之地矣若方丘北郊已分爲二則大社何以別於北郊乎社有大小地無大小大社王社有別方丘北郊不宜有別也其別爲二祭者以配祭之人別之非以地示別之也至於崑崙神

州之說本於地統書括地象亦是緯書更爲謬妄此亦鄭氏之失也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又云天傾西北地缺東南不知大地渾圜如毬中土居赤道之北是天地非有傾缺中國亦非在東南隅也彼以中國所處不見南極濱于東南海故爲此說豈知南極隱見無定中國所濱之東南海非大地盡于此也海之東南又有一曰南郊之禘喪地矣中國九州豈果僻處大地之東南隅哉一曰南郊之禘大祭也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案鄭氏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又以郊與圜丘分爲二祭其說最確荀子云王者天大祖董子云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可知祖之所自出爲天矣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此卽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腳又是禘卽郊之確證所謂萬物者實兼人而言人亦物也人本乎祖亦本乎天祖與天皆人之本故祭天以祖配鄭注所謂俱本可以配也萬物本乎天此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注腳也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此以其祖配之注腳也小記大傳言禘此言郊是禘卽郊之證也人受氣於父母亦受氣於天地故天地有大父母之稱然以天地爲父母其報本猶近若自父母而推其所由始以至于遠祖又自遠祖而上推之直至于開闢之初則天地實人之始祖矣張子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

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說最明況王者爲天之宗子則以祖所自出爲天又何疑乎王肅難鄭云鄭元既以祭法禘嚳爲配圜丘之祀而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不知禮制之名有通而同者有別而異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祭法禘與郊對故鄭以禘爲冬至圜丘之祭郊爲夏正南郊之祭對文則別也小記大傳言禘而不言郊散文則通故鄭以爲郊也然安知非圜丘之禘耶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夫以四親廟與其祖連文可知其祖是大祖后稷也（經文本泛言此舉后稷爲例耳）大祖亦有廟而得配享于郊不徒廟祀故不言廟四親祇得祀于廟中故云立四廟若帝嚳非周之大祖安得與四親竝言耶大傳上言祖下言大祖祖

卽大祖也言天子得禘其大祖所自出諸侯但得及其大祖不得禘其祖所自出也其義例最明若以祖爲嚳嚳非大祖與下文諸侯大祖不一例經義不可通矣故鄭注皆以禘爲郊正所以定名實也禘郊本二祭而經傳言郊社郊廟者甚多皆不及禘又可知郊與禘通也郊社之社本是祭地而得謂之社亦散文則通之例肅何不譏其亂名實乎其亦考之不詳矣又云郊卽圜丘所在言之謂之郊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冬至祭天于圜丘知圜丘與郊一也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是郊卽圜丘也是又不然爾雅釋邱云非人爲之邱郭注地自然生禮器云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

因川澤鄭注謂冬至祭天在圜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又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鄭注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據此圜丘非人所築之壇甚明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此南郊之祭壇之言坦也壇之界域謂之埒亦作兆郊南說文云埒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特牲兆于也夫壇爲坦時爲基址其卑可知觀禮方明壇深四尺其餘可知安得謂之丘邪且周禮不徒言圜丘而言地上之圜丘不徒曰方丘而言澤中之方丘正以明其非壇也山高在地之上故曰地上若除地爲壇不得謂之地上矣邱下在澤之中故曰澤中若封土爲壇不得謂之澤中矣又泰壇必在南郊近城正南泰折必在北郊近城正北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若圜丘方丘取象天地非人所爲則無定處但在南北二方不必正南正北亦不必在近郊孔沖遠謂圜丘亦在國南但不必近郊此說是也賈疏謂取邱之自然無間東西南北皆可則乖于陰陽之義矣　苟必于近郊求之安得有方圜之自然者乎由此言之郊壇與圜丘顯然不同地矣況圜丘祭以冬日至周禮有明文若郊祭則在夏正孟春左氏桓五年傳啟蟄而郊杜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鄭注郊特牲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郊與圜丘不同月也圜丘既用冬日至則不卜日而郊必卜日郊特牲言卜郊甚詳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祀大神謂郊天云亦如之則必卜日可知郊特牲言周郊用辛日若冬至日豈必辛乎郊非圜丘明矣肅謂周郊于建子之月迎冬至長日之至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周之始郊日以

至者對寅月又祈穀郊祭故言始也是肅以郊於冬至之月不用冬至之日故以郊之用辛與周禮冬日至圜丘爲一祭然周禮明言冬日至確是冬至之日凡言日至者皆指冬至日或兼夏至日易復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惟在冬至一日若以月言豈有一月閉關商旅不行之理堯典明言十有一月朔巡狩未聞是月不省方也然則周禮冬日至不得謂冬至之月可知矣且郊在冬至之月又必用辛日其說猶有不可通者蓋冬至不必在子月之中苟在子月之末月內無辛日或有辛日而卜不吉（凡郊卜上辛不吉卜中辛又不吉卜下辛則將不郊與抑用丑月上辛與或用冬至以前辛日與抑或冬至降神辛日乃祭如宋儒張子之說與不郊是廢大典也用丑月上辛則非冬至之月也先冬至辛日陽氣未生不可郊也降神與正祭作兩次行之或相距十日禮所必無也此皆不可通者也然則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者果何說邪逸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廟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孔晁注庚戌明日郊天漢書律厤志武成篇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與逸周書同周之四月夏二月猶是可郊之時武王故于告至行郊天禮是日遇辛以辛日始郊其後郊天因用辛日故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也說者皆以至爲冬至誤矣至于迎長日之至亦非冬至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是夏至爲長至也仲冬之月日短至是冬至爲短至也日至者極至之稱夏至日北極當云日北至

晝長極故曰日長至冬至日南極當云日南至晝短極故云日短至以左傳日南至例之可知冬至當爲短至也後儒訓至爲到以冬至爲長至誤矣郊迎長日之至此至字固當訓到然云長日之至不云日長至與月令之文不同子月冬至以後日尚短甚不得言長日之至迨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郊祭以寅月與卯月近故曰迎長日之至此鄭氏之說郊特牲注至當不易而郊非圜丘更可知矣周頌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無注孔疏謂南北郊竊疑南北郊固歌此詩而圜丘方丘亦用之蓋禘郊通稱也周禮言祀昊天鄭皆指圜丘之祭此詩首言昊天豈非圜丘樂歌乎詩言天而不言地地該於天也序言郊而不言圜丘圜丘通於郊也安得謂周頌無圜丘樂歌乎后稷配天有頌而帝嚳配天無頌者稷爲周之大祖稷親而嚳疏也豈可以嚳配圜丘無文遂斷爲郊郎圜丘哉肅又謂子月之郊所以報本寅月之郊所以祈穀是亦不然王者歲祭天有三冬至之禘專爲報本孟春之郊報本而兼祈穀仲夏之雩專爲祈穀何以言之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辛郊祭天左氏襄七年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孟春之郊固以祈穀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云大報本反始也是郊亦以報本也報本祈穀二者以報本爲主祈穀則雩主之周頌噫嘻序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注以夏祈穀爲雩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雩所以求雨其爲祈穀正祭可知

又仲春祭社稷亦爲祈穀祈穀有此二祭則夏正之郊必不以祈穀爲重矣肅謂寅月郊專以祈穀非也萬充宗謂郊惟日至一祭祈穀禮不名郊說亦非鄭氏謂郊非圜丘固勝於王而謂圜丘祭北辰耀魄寶南郊則祭感生帝夏祭白招拒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殊爲誕妄考其所本皆出緯書河圖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元命苞亦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靈威仰汁光紀等名皆春秋緯文耀鉤文緯書爲五經稺莠而鄭好引以解經最是其失夫王者之生感生於昊天而非感生於五帝蓋五帝非天也五帝各司一時一方是五行之精爲天之佐猶四嶽之於地三公之於王耳豈可謂五帝卽天乎周禮掌次上言大旅上帝下言祀五帝與朝日連文司服上言祀昊天上帝下言祀五帝大宰上言祀五帝下言祀大神而大神謂天亦別而言之則知五帝與天顯然有別祀五帝與朝日同張大次小次而與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不同五帝之卑於天可知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望謂嶽瀆等四類謂日月等是五帝之尊與日月嶽瀆大略相準故掌次與朝日同其儀也又五帝亦通稱上帝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注以爲五帝是也大宗伯言旅帝別言于天之下明非天帝鄭注以爲五帝亦以上帝與四望對鄭注以爲五帝亦是職金旅上帝獨言上帝當是昊天鄭必以爲五帝非也肆師云類造上帝豈非天乎月令以其皇天上帝注以上帝爲五帝王制類于上帝禮器饗帝于郊悉以爲五帝雜記有事上帝禮器有事上帝皆以爲靈威仰並非旅上帝與旅四望對言則五帝與四望略相等可知而其卑於天益明矣曾謂王者感生于五帝而郊祀大祭以五帝主之乎周爲蒼帝之子殊無所據靈威仰等名又甚怪僻董仲舒

劉向馬融輩皆言周人祀昊天于郊未有言祀靈威仰者也王肅難之當矣鄭氏又以五帝與天爲六天夫天一而已矣豈有六耶其說亦謬　孫淵如謂商頌序云長發大禘也鄭箋謂郊祭天而詩有帝立子生商之文此感生帝之證不知帝立子生商承有娀方將之下蓋言有娀之國方大天立其子爲高辛氏之世妃鄭氏謂稷契非嚳子以因以生契也豈謂黑帝生契乎毛傳有娀契母也契生商也文義雖未協要無黑帝生契之說鄭箋乃云帝黑帝也有娀氏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大非經旨吞卵之說甚爲誕妄歐陽公曾力辨之而朱子詩傳仍取鄭說以解天命元鳥二句致後學迷惑是可憾矣淵如又謂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五帝若無靈威仰等號何以辨之不知月令太皞等名卽五帝之號也何謂無號可辨耶鄭注月令以太皞等爲五人帝其說亦誤太皞等爲五帝之號自古有之伏羲等五人帝以五行之德代王後人因以配五帝而以五帝之號稱之耳非五帝本無號也月令言五時生育之主自當以五天帝言之不宜以五人帝言之也鄭氏又以五帝爲大微五帝考星經及史記天官書皆言太微宮內五星五帝座是太微五帝乃星名也豈可以星爲帝哉且五帝分主五行當各居其方必不聚于一處如五帝座之在太微垣也五帝座星名非古始起於甘石諸家彼以天有五帝爲大帝之佐故於太微垣取五星爲五帝在紫微天皇大帝之前今所謂星當是天皇大帝亦曰大乙此處正當北極卽論語北辰歩天歌乃取一小星爲天皇大帝又別有太乙又別有帝星非也明其輔佐大帝非謂五帝之神皆在是也鄭謂祭大微五帝誤

矣一曰北郊之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以禘爲郊董子謂天地者先祖所自出也是祖所自出兼地而言孝經緯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是以其祖配亦兼配地而言可知北郊亦禘也鄭氏以北郊與方丘爲二祭王肅謂方丘卽北郊後儒多從王說不知澤中方丘非人所爲而北郊則爲壇以祭謂之泰折其地不在澤中又泰折定在正北近郊而方丘則無定處詳上南郊且方丘祭以夏至不必卜日而北郊則必卜日大宰祀五帝卜日下云祀大神示亦如之北郊非方丘明矣又以周禮考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與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是玉不同也宗伯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黃犢祭法謂瘞埋于泰折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大同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

南呂爲羽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而其上文云奏太蔟歌應鍾以祭地示是樂不同也故鄭以黃琮黃犢函鍾等爲方丘所用以兩圭有邸騂犢奏太蔟爲北郊所用其說自確安得并方丘北郊爲一乎但鄭氏以北郊祭神州地祇與方丘祭崑崙詳上地祇不同則亦失之方丘北郊之時經無明文注疏有二說或謂在建寅之月或謂在建申之月竊謂方丘在午月與圜丘在子月正對則北郊宜在申月乃與南郊在寅月正對不宜與南郊同月也且郊必卜日或上辛中辛不吉而用下辛郊天已近月終則將以何日祭北郊邪若與郊天同日恐行禮者至于厭倦也若至卜月北郊則又亂其例也況帝嚳配方丘后稷配北郊則北郊宜後于方丘豈可先方丘而行之哉淮南天文訓云

涼風至則報地德涼風至在申月立秋節報地德當是祭地此其證也一曰明堂之禘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法言四代祖宗次於禘郊之下鄭注謂祖宗在明堂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王武王配之即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祖宗通言爾案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廟而亦可稱大祖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明堂者天子之大廟也左傳引周書云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杜注明堂祖廟也然則明堂可通稱大祖矣又明堂亦稱清廟大戴禮云明堂茅屋左氏桓二年傳云清廟茅屋可知清廟即明堂也古之宗廟未聞有茅屋其爲明堂明矣顯容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蔡邕云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是漢儒以清廟爲明堂也月令明堂四面正室皆稱大廟其外環以水上飾以茅此清廟所由名既可稱清廟豈不可稱大祖況祖宗之祭行于明堂而明堂之制又與大廟同其廣大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其稱大祖宜矣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是雒邑有明堂也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此明堂在雒邑清廟詩序所謂成雒邑朝諸侯者即明堂位所謂朝諸侯于明堂也然則率以祀文王者即祀文王于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廟之中則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諸侯而獨祀文王哉明堂本爲宗祀文王之大廟又無后稷諸神宜率諸侯而祀

文王于此也清廟祀文王于明堂明堂可稱大祖其祀卽祖宗之祭可知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云王齊禘于清廟明堂此明堂有禘之證也（雖詩箋云禘大祖也大祖謂文王案之廟此大祖非明堂故不引爲證）祭法言周人祖文宗武孝經言宗文王似乎不同不知周初武王之時本宗文王及武王沒乃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言孝莫大于嚴父配天文王爲周公之父故但舉周公宗祀文王而言之也鄭氏以祖宗爲明堂之祭其見卓矣王肅乃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宗廟饗之則舜之宗廟固當祀其先人然夫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自瞽瞍橋牛以上也幕爲窮蟬之父有功德有虞氏所宜宗也乃不宗幕而宗堯堯非舜之祖考安得祀之于宗廟之中與瞽瞍橋牛等竝列哉鄭注堯典云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云文祖者堯大祖也（此亦大祖卽明堂之一確證）堯之明堂所宗祀配天者蓋帝嚳也堯崩而舜立因祖帝嚳而宗堯焉瞽瞍橋牛以上爲舜之四親故祀之于宗廟帝嚳與堯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故祀之于明堂明堂爲特祀不與四廟之主竝列也幕爲舜之先有功德故爲報祀在宗廟之中魯語所言四代報祀卽祖功宗德之類也殷周之得天下與虞夏受禪不同故明堂祖宗之人卽宗廟祖功宗德之人但宗廟不配天而明堂則配天此其異耳豈可謂宗廟有祖宗而明堂無祖宗哉且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在四親廟中未有世室之制安得以文武爲祖宗乎卽至後世文武二廟不遷亦但謂之世室而未嘗稱祖宗竊謂祖功宗德之說

當以始祖爲祖功其後有德者則宗之宗無數而祖則一而已
如殷有大甲大戊武丁爲三宗祭法言殷人宗湯則有四宗湯
且稱宗而不稱祖可知殷之廟惟契稱祖也周人之廟亦豈有
二祖哉鄭氏詩箋以大祖爲文王是文王與后稷
竝稱大祖有是理乎觀此可知其謬矣然則祖宗之
祭在明堂審矣明堂無始祖自可以祖宗配帝然禘郊皆以一
祖配而明堂乃以祖宗二人竝配蓋禘郊是二祭故以二祖分
配明堂祫一祭故以祖宗二人竝配況禘郊祀之于壇其禮主
于尊故其神稱天本孝經配者宜多尊之則遠故以遠祖配之親
故其神稱帝帝者諦也諦有親意配者宜少明堂祀之于屋其禮主于親
之則近故以近祖配之配以遠祖故其祭在先配以近祖故其
祭在後獨是明堂祭以季秋月令季秋大饗帝鄭注以爲饗于明堂其義有難明

者閒嘗思之子寅戌皆陽月也祭天必于陽月子爲十二辰之
始寅爲四時之始禘郊所以反始故以此二月祭之郊又以祈
穀故于孟春萬物萌動之時季秋百穀皆成于此大饗帝蓋所
以報也社稷春祈秋報其義一也王者統緒創于遠祖成于近
祖如周之文武王業所由成也故于萬物告成之時祭之朱子謂人
生成于父故于季秋成物時祭之不知后稷爲始封之祖故于
明堂宗祀數十世不易豈皆其父乎后稷爲始封之祖故于
春之始祭之帝嚳又后稷所始故于陽之始祭之此聖人制禮
之精意也文武之配明堂皆爲配天孝經上言嚴父配天下言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上帝卽天也但有親之之意故
變文言帝耳又天與帝亦通稱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則后稷亦可言配上帝矣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以配祖考祖配謂南郊配天考配謂明堂配天統而言之曰上帝又可知天帝無異矣周頌我將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詩言推天其右之可知明堂饗帝是祭天也鄭氏謂明堂祭五帝而不祭昊天其說殊謬但據孝經緯謂文王爲五帝之宗而爲此說耳竊思明堂有五室以象五行當有五帝神位太微垣中有五帝座明堂法太微其有五帝之位宜矣季秋大饗上帝則以五帝配之猶南郊祭天以日月配之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日月爲陰陽之精五帝爲五行之精日月稱尊于五帝故日月配郊以五帝配明堂也明堂雖亦祭及五帝然非祭之主陳氏禮書馬貴與文獻通考皆謂明堂祭五帝當兼祭昊天上帝其說固優于鄭氏而以五帝爲祭之主則亦失之至于文王之配享配上帝非配五帝蓋與五帝同配天猶南郊后稷與日月同配天也鄭謂文王配五帝謬矣又謂武王配五神其說更謬祭法言宗武王卽孝經之宗祀其與文王竝配上帝可知句芒等五神爲五帝之佐重該脩熙等所配食者其卑可知以武王配之是卑武王也必不然矣明堂既無專祭五帝之禮則專祭五帝當在何處竊疑其在南郊也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是五帝之祀不在明堂而在郊矣五時迎氣各于其方祀之至于合祭五帝則必在南郊蓋五帝亦天神祭天必就陽位也五時迎氣各祭其帝卽在迎氣之日不必卜日也而大宰祀五帝則前期十日而卜日迎夏迎秋不可服裘也而司服祀五帝則服大裘是知周禮所謂祀五帝者合祀五帝也合祀五帝當在何

時竊疑其在周正季冬之月也大蜡合祭羣神在于歲終則合祭五帝亦宜在歲終矣周之季冬夏正之孟冬也五時已備百穀畢登自可合祭五帝以報五行生育之功若夏正季秋冬時猶未至安得合祭五帝乎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始裘祀五帝必服大裘與此時正合若季秋豈可服裘乎鄭謂合祭五帝在季秋非也又謂巳月大雩合祭五帝豈夏月可服大裘乎大雩在午月鄭說非也詳龍見而雩解大雩亦祭天非祭五帝雩壇亦在南郊但與祭天泰壇及合祭五帝壇皆當別處鄭謂雩祭五帝亦非也禘祫之禘其目有二一曰宗廟吉禘古者天子三年喪畢新主與羣廟之主及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之廟謂之吉禘卽所謂終王之祭也汲郡古文云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其證也諸侯謂之大祫春秋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此與天子吉禘義同但其名異而其儀亦不同耳魯僭行大禘始于僖公而僭稱吉禘則始于閔公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吉禘必于大祖而于莊公則非吉禘之制其不僭用天子之禮樂亦可知矣然則吉禘云者特僭稱其名耳左氏襄公十六年傳云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僭稱吉禘之名未嘗行天子禘禮也吉禘祇有一祭諸侯終喪大祫亦然商頌序云元鳥祀高宗也鄭箋祀當爲祫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爲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

祫春秋謂之大事案鄭氏此箋兩禘夾一祫比年行大禮于經無據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禘之前未有祫也鄭乃云四月祫此何據乎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以爲大祫大祫之後未有禘也鄭乃云三年禘又何據乎又謂禘于其廟（熊氏云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于廟）是不合食于大祖也可謂之禘乎禘爲大祭之名豈有特祭一廟之主而可謂禘乎新主初入廟與羣神會故爲合食大祭以相接若特祭新主于義何取乎吉禘于莊公未可以吉而吉祭喪未畢也不可稱禘而稱禘不于大廟合祭而特祭于其廟此僖之失禮者豈可謂周禮亦如是乎鄭因禘于莊公之文遂以特禘于其廟爲三代王者之禮誤矣王制孔疏謂禘祭在練時然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其祭謂之祔不謂之禘練時禫

未畢而可稱吉禘乎抑亦誤矣大禘必于夏吉禘則無定時要在夏秋冬三時行之何也四時之祭惟春犆祭夏秋冬皆祫吉禘皆祫祭故必行于夏秋冬行于夏謂之大禘行于秋謂之大嘗行于冬謂之大烝祭統言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此言魯之禘或行于秋謂之大嘗則天子吉禘行于秋亦稱大嘗可知矣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功臣從享必是大祫非時祫大祫卽禘而行于冬必是吉禘此吉禘稱大烝之證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此禘謂吉禘曰烝嘗禘于廟則夏秋冬三時皆有吉禘惟春無吉禘可知矣知烝嘗禘非時祭者以不全舉四時又不約舉烝嘗而必加禘字其非時祭明矣此謂新主祔廟孫依乎祖祖與

羣廟之主皆未遷新死者但有主而無廟先儒謂祔後反主于寢非也萬充宗辨之詳矣練祥禫等皆特祀于主至三年喪畢行吉禘禮新主乃與羣主合祭于大廟所謂烝嘗禘于廟也杜注謂新主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大禘乃皆同于吉不知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則宗廟時祭不行矣且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皆以新死者言之乃謂烝嘗二字泛說羣廟之祭上下文義皆不順矣黃黎洲駁杜注之誤而以烝嘗禘皆爲時祭謂時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其說亦非總不明喪三年不祭之義耳一曰宗廟大禘先儒禘祫之說紛紛不一有謂禘祫一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者賈逵劉歆王肅王制孔疏明杜預說後漢書注歐陽

禮樂志是也有謂祫則合食大廟禘則各于其廟者鄭氏禘祫志說也有謂祫祭于始祖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文武以下遷主穆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主祭于武王之廟又祭親廟四者王制疏引鄭氏說也有謂禘止祭毀廟之主者鄭氏司尊彝注也有謂禘兼毀廟及羣廟之主者孔安國也有謂祫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公羊注也有謂禘小祫大者鄭氏也有謂禘大祫小者王肅孔晁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羣廟合食于前者程子陳祥道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配祫則已毀未毀之廟皆合食大廟者趙伯循陸淸朱子楊信齋也至論禘祫之年月有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禮緯張純許叔重鄭氏

大宗伯注也有謂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者鄭氏王制注商頌箋也有謂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者徐邈也有謂禘三年大祭者杜預春秋注也有謂禘則三年祫則五年者楊士勛穀梁疏也有謂禘祫並三年者徐彥公羊疏杜佑通典也有謂禘祫自相距各五年者孔氏周頌疏也有謂禘祫每歲行之者張子也有謂禘以夏祫以秋者崔靈恩也有謂禘以春祫以秋者毛氏魯頌傳孟夏祫以孟秋者鄭氏也有謂禘以四月祫以十月者張純也有謂禘以五月祫以六月者通典也案經典皆言禘而不言祫王制言祫禘祫嘗祫烝曾子問祫祭于祖指時祫言是諸經無大祫之祭也惟公羊傳有大祫之說然非天子之祭禮也且諸經未有禘祫對言者周禮

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以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以肆獻祼爲祫以饋食爲禘此皆注家妄說經無明文也禘祫不對言其非二祭明矣諸家以禘祫爲二大祭者妄也劉賈謂一祭二名其說視諸家爲優然猶未當也蓋天子有大禘而無大祫諸侯有大祫而無大禘時祫天子諸侯皆有之時祫異于大祫者時祫惟合羣廟之主大祫則兼及毀廟之主又功臣從享也　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下云天子之祭也是諸侯不得有禘也春秋書禘著魯之僭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大事本是禘而公羊釋之曰大事者大祫也所以正其名也可知諸侯無大禘而當有大祫矣然則天子之大禘不名爲祫諸侯之大祫不名爲禘劉賈謂一祭二名是天子禘亦可稱爲祫諸侯祫亦可稱爲禘也豈其然乎王十朋禘祫論謂禘者總名祫者禘中之一事猶之薦

與禘也果爾是祫不得爲祭名諸侯無大祫矣公羊大祫之說何以解之彼乃謂公羊援禮緯以釋經誣之甚矣萬充宗謂夏禘大祫專于天子是以天子之大祭與諸侯同名亦非也二子俱以禘祫爲一事自是卓識惜不能分別天子諸侯之祭名又皆以禘爲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不知宗廟之禘未有禘所自出者也周頌序云雝禘大祖也是禘必于大祖之廟羣廟及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功臣皆從享所以爲大祭先儒或謂禘于羣廟或謂止禘毀廟或謂禘但以始祖配所自出之帝如此何以爲大祭乎鄭氏昭穆分祭之說尤爲謬妄至行禘之年自古無確論鷄窻謂禘祭閒歲一行學記云此年入學中年考校又云求大禘不視學視學卽考校可知禘祭閒歲一行也王制云春曰

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禮四時之祭曰祠禴嘗烝此云礿禘嘗烝者蓋不行禘之年曰祠禴嘗烝行禘之年曰礿禘嘗烝也大禘不在時祭之外夏行禘則不禴矣禘行于夏故夏祭卽名禘而移礿于春礿卽禴也此又禘閒歲一行之證也吉禘或在新君二年或在三年魯之吉禘多在二年閔二年文二年皆有吉禘也吉禘在二年則大禘在四六八十等年故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是吉禘可知宣八年有事于大廟亦是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文二年躋僖公亦是吉禘可知定八年從祀先公亦是禘昭公十五年左氏以爲禘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非禘年而稱禘杜預釋例以爲用禘禮也此又一證也四親廟二祧皆四時祭則二祧以上諸祖當歲一祭然既爲毀廟之主其親已盡其世已遠甚至有數十世者酌爲中制閒歲一祭可也時祭與月祭不相

遠閒歲祭與時祭亦不相遠若三年一祭則遠矣五年一祭則
尤遠矣若謂每歲一祭與時祭連月或同月是太數也禘而不
禴是四時祭缺其一也毛詩周禮爾雅諸書何以有祠禴嘗烝
之名乎萬充宗謂天保詩作于文武時文王恪守臣制武王典
禮未遑所云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也然雅頌之興皆在成王
之世詩言于公先王時大王王季皆已追王不在文武時明矣
豈得以禴祠烝嘗爲諸侯之禮乎況周禮明天子之制亦曰禴
祠嘗烝也萬氏又引中庸禘嘗之義證禘爲時祭不知上文春
秋脩其祖廟一節已言時祭此節別言郊社禘嘗以爲明其義
治國如示諸掌可知禘嘗非時祭也禘是大禘行于夏者嘗是
吉禘行于秋者皆宗廟大祭也祭統以大嘗禘與郊社同爲重
祭此亦以禘嘗與郊社對其爲重祭可知不言大省文也凡經
典嘗禘與郊社對言者皆大祭也禘非時祭卻即于時祭而大
其禮故必閒歲一行乃得有四時之常祭也且學記言未卜禘
不視學游其志也游其志是寬緩之意禘在孟夏若每歲一行
則是士之正月入學者四月卻視學考校何以游其志乎然則
閒歲一禘無疑矣萬氏宗通典之說謂禘以午月殊不思時祭
皆以孟月詳宗廟祭祀時月考禘卻行于時祭則必在孟夏已月明堂位
言季夏六月禘祭以爲此天子之禮周之季夏夏正孟夏也凡
謂禘行于午月者皆非也天子本無祫諸凡論祫之月者可不
必辨其非矣諸侯大祫亦與天子同年月但其禮殺不得稱禘
則其四時祭之名止有祠禴嘗烝而無礿禘嘗烝矣禘卻行于

時祭故天子時祭之名可稱祠禴嘗烝亦可稱礿禘嘗烝王制祭義所謂春礿夏禘者非必在行禘之年也亦祠禴之通稱耳然究非正稱故諸書言四時之祭皆言祠禴嘗烝也禘之可考者其詳蓋如此

四類四望考

四類四望之祭經典未詳然皆可考而知也周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謂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氣爲類者鄭注云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四望謂五嶽四鎮圜瀆所望而祭者四類設壇之所鄭氏謂兆日于東郊月與風師于西郊司中司命于南郊雨師于北郊此不言星辰之兆雨師不從日而以風師從月南郊有司中司命而北郊止雨師其說未當案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古風字師雨師是天神以日月星辰爲尊日月尤尊于星辰則日月當特爲一壇風師不當與月並列也星爲五星從日爲陽辰爲二十八宿從月爲陰詳星辰說南爲陽位星當兆于南郊北爲陰位辰當兆于北郊此日月星辰爲四類之主其兆各居正位司中司命列于南郊星壇兩旁風師雨師列于北郊辰壇兩旁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當是天神非星也鄭注以司中司命爲文昌第五第四星以風師爲箕雨師爲畢然星名多始于甘石文昌之司中司命始因周禮而名之古未必然也三台亦有司中司命安必其爲文昌箕畢雖好風雨而風雨豈盡箕畢所司且辰即二十八宿箕畢已在其中又何必別祀之乎箕畢既非風師雨師無妨以風師雨師與辰並列矣如此各得相稱風師雨師亦得以類相從矣司中主人之性司命主人之形性屬陽形屬陰風爲天地陽氣雨爲天地陰氣則司中風師當

位于東司命雨師當位于西也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四望以五嶽爲尊四瀆爲卑大司樂云四鎭五嶽崩職方氏九州之山鎭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五嶽會稽沂山醫巫閭霍山爲四鎭是四鎭與五嶽一類當次于五嶽而尊于四瀆也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然學記言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爲泰山河海則四望當有海矣設壇之位四嶽各隨其方東岱西華南衡北恆中嶽當兆于北郊以乾南坤北天地之正位祭地而以北方爲尊也五帝兆于四郊中央黃帝當神以南方爲尊也義與此同兆于南郊以火土相生又天炎帝當各爲一壇謂同位者非也周以嶽山爲中嶽詳五嶽考在雍州則其兆當居恆山之西況地道尊右正得其宜也沂山爲青州之鎭當兆于東會稽爲揚州之鎭當兆于南霍山爲冀州之鎭當兆于西醫無閭爲幽州之鎭當兆于北各隨其方也史記引古文湯誥云東爲江西爲河南爲淮北爲濟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則當兆江于東兆河于西兆淮于南兆濟于北亦各隨其方也海爲百川之王尊于四瀆當別爲一壇兆于東郊之南海以東南爲大也鄉飲酒義云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是海當位于東矣學記言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或委河爲原海爲委觀此益知河當位于西海當位于東矣是祭海與祭河不同時蓋四瀆祭畢然後祭海海當別位于一處可知矣中嶽尊于四嶽海尊于四瀆皆當別位中嶽位于西北海位于東南正自相對矣四嶽爲四望之主其壇當居正中四鎭四瀆之壇列于兩旁各自相稱矣山高配天爲陽水下就地爲陰又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則南北郊之

兆四鎭宜在西四瀆宜在東東西郊之兆四鎭宜在北四瀆宜在南也至于祭祀之時先儒皆未明言今考四類卽是六宗六宗之說紛如聚訟惟鄭注尙書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說爲長近全謝山并不取鄭說以爲星辰似乎該括然歲之祭未見于經傳蓋歲者天之所生故古無太歲之祭也舜典云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此告祭類帝繼以禋宗則知郊天正祭後亦必禋宗日月巳配享于天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故六宗但自星辰以下而四類有日月者非郊天之時則日月當與星辰同祭且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壇位于東西郊自當在四類之中矣淮南子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涼風至在申月報地德當是北郊祭地詳禘祭考祀四郊當是四望夫四望爲地之屬四類爲天之屬祭地而及四望則祭天而及四類可知四類之祭當在建寅之月也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可知其每年郊天之後繼以三望也蓋魯但僭祭天而未僭行四類魯雖僭禮亦有不盡僭者天子有四望魯但行三望未嘗以三望擬四類而行于郊後然則天子南郊後必行四類明矣此時類祭雖不及日月然日月既得配于天又有春秋分大祭特祭與南北郊相擬固自極其尊崇也朝日夕月亦當明爲類此時但祭日月而不及星辰等神與孟春但祭星辰等神而不及日月適相當也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鄭注宗當爲禜禜正云春秋祭禜天子禜祭四類四望所謂春秋其孟春孟秋與至于偏祭日月星辰諸神則在夏正孟冬月令云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鄭注云天宗日月星也孔疏云六宗在類帝之

後故無日月月令無祭天之文則六宗自得有日月賈逵以爲天宗日月星鄭蓋用此說也然既曰天宗則六宗皆當在內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自是卓識但當增以日月耳風師雨師最係年之豐凶祈年安得遺之乎四望之祭既行于申月北郊之後又行于夏正孟冬月令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此山川通嶽瀆言之下云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可知此山川是嶽瀆也祀而曰畢是以歲終畢之若周正歲終爲亥月是夏正孟冬也然則周之四望又行于夏正孟冬明矣是月先祭四類次祭四望然後行蜡臘之祭此歲終徧祀羣神之義也又午月大雩帝亦當祀四類四望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此山川亦通嶽瀆言之雩以求雨嶽瀆之出雲降雨爲最大也既祀四類四望亦必祀四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固祈雨之所宜祭者也左氏謂禜祭日月星辰詳禜祭考禜之義與雩通也雩及四類四望明矣王者歲祭天地有三故四類四望亦有三也日月歲止三祭祭日于東祭月于西非也迎氣各祭其方之帝不必祭日月又崔氏不數大雩之祭而數南郊之主配日月不知此祭天而以日月配非祭日月也又謂大蜡時合祭日月日于壇實柴月于坎瘞埋不知祈年天宗在大蜡前非大蜡時也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埋沈祭山林川澤祭月何得瘞埋乎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坎亦是壇祭必實柴非瘞于坎也日月合祭亦未必然祭之牲皆當用犢皇氏謂合祭用犢分祭用少牢非也　四類亦可謂天神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鼓人以雷鼓鼓神祀此天神兼五帝日月星辰等神言之下文祭地示又別出祀四望此不別言故知其兼之也　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可與地同圭則日月星辰亦可與天同樂矣四望亦可

謂四方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此四方在山川之上次于天地當有嶽瀆之神非四方百物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在山林川澤之下可知是四方小神曲禮四方在山川之上則非小神矣山川四方各有大小其大者卽四望也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此四方亦當有四望凡小祀不爲壇四方祭以壇又與日月星寒暑等連言知其非小祀矣壇而曰坎蓋先爲坎而于坎中爲壇如澤中之方丘也四望爲地之屬故爲坎壇然亦四瘞則然若嶽鎭之崇高不當爲坎矣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亦以月爲陰象恆有虧缺故爲坎壇以祭之非有坎而無壇也祭法云夜明祭月也此夜明當卽是坎壇崔氏以夜明爲秋分之祭以坎爲大蜡時之祭非也四望服希冕司服有明文而四類之服不見然觀祀五帝服大裘冕十二章鄭氏謂無文非也詳冕服考日月與五帝同爲昊天之佐亦當服之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當是十二章大裘冕服少采當是九章裘冕月旣降于日則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又當降于月殆服鷩冕七章也四類尊于四望故四望服希冕三章也詳祭祀差等說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而四類之牲不見然上文云陽祀用騂牲四類皆天神亦爲陽祀則用騂牲可知也圭璧祀日月星辰則司中等可知血祭祀五嶽則四鎭四瀆亦可知矣其可考者有如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六十九終

仁和葉維聲
上海范本禮校